

老殘遊記

卷一

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版

本書（實售洋三角五分）
（外埠寄費三分半）

老殘遊記

（小 說）

版權所有

標點者

泰東圖書局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五十號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分售處 南京 長沙
各省各大書局

老殘游記目錄

-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 第三章 金縷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 第四章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 第六章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 第八章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筮篔
-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 第十三章 媿媿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 第十五章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束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老殘游記卷一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個關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烟爾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樽挈榼，在閣中住宿，准備次日天明，看海中日出。綠水紅球，習以為常；這且不表。

却說那年有個游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會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業年紀嫌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與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用嗎？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搖串鈴子，替人治病餬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個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且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卻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

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着，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蹲在家裏做甚？』

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雖是晝夜停勻

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饌殺；一面吃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烟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為詭詭。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兒！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為辜負。」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線，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拿出望遠鏡，對着觀看。看了

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會，那輪船也就過去了。慧生還拿着望遠鏡，左右窺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很！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杆，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儼很重，想那艙裏，裝着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蓬窗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浪花濺着，又溼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

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船面上坐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早點泊岸；反在這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

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好。』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捩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豈不冤枉！』

沉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

慧生道：『事雖好，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

？」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

怎麼也這等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

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爲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

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

駕駛的人，未會有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

呢？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

，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

備方針，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

不大很錯，這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掩了，所以他們

就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

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

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

，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說着，三人就下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空手，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一個紀限儀器，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着遠鏡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却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呢？真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提醒，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我們

拿出自己的本領，振起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手稱快。章伯遠遠的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我們姑且將帆落下幾葉來，必須緩緩追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道理，我們便可回棹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兄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個錢用罷了！」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

有這個辦法！」
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
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

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並；篙工將篙子鈎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唱了一個喏，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 and 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羅盤。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羅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都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父，說道：「你三位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打下

船去。你想，一隻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如落葉一般，將身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沈到海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黃大戶的管事人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効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是醫生的謝儀。老殘道了謝，也就收拾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江南風景，

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資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揣着串鈴，滿街覓了一回，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上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亭上還懸一副對聯，寫的上聯是「歷下亭子古」，下聯是「濟南名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署「道州何紹基書。」

亭子旁，又有幾間房屋，也沒有什麼意思。復下船向西盪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時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寮，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瑤池圖。正是數千里山水屏藩，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望去，誰知那明湖水已澄清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倒影，也分外光彩；覺得比上頭那個千佛

山更加好看，更加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叢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著花時候，一色白花，映着斜陽，好似粉紅絨氈，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內楹柱上，有副對聯，上句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下句是「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九曲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月門；月門之東，有三間舊室，上有破匾，題着「古水仙祠」四個大字。祠內一副舊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盪着船，到了歷下亭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响；那水鳥被槳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碰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老殘纔到了鵲華橋，覺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抬的藍呢小轎的。看這轎子後面，一個跟班戴個紅纓帽，膀子底下，夾了一個護書，拚命飛奔；一面用手巾楷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

來了。他孩子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碰倒你的？誰碰倒你的？」問了兩句，

那小孩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道，「這抬轎子的人。」他母親抬頭一看，那轎子已經抬了有二里多遠了。那婦人挈了孩子，嘴裏咕嚕咕嚕的罵着，就

回去了。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

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乾燥，心知是纔貼的，只知道這是什麼事情，別處也

沒有見過這樣招紙。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

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舖子裏有人說道：「

前次白妞說書，是你請假的，明兒說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

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

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回道

：「客人用什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什麼頑意

兒？何以驚動這許多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

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有希奇；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叫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出奇，就到戲園裏看戲，將什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調，一聽就會；什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曲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都拿來裝在大鼓書的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紙，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了。」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外，到歷山脚下，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七八張桌子，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道署定的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插足，只好

袖子裏掣了二百錢，送了看坐兒的，纔弄了一條短板櫂，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台上，擺了一張半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片鐵筒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簡了。旁邊放着三絃子；半桌後面，列着兩把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個戲台，空空洞洞，一無他物，看來不覺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的，賣饅頭的，約有一二十個，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都是官員。着了便衣，帶了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坐滿了。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的也搬條短橙，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高談闊論，笑語自若。其餘桌子，看來都是些作賣買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噓噓喳喳，在那裏閑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到了十二點半時候，那臺子簾子後，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滿臉疥瘡，彷彿像風乾橘子，甚爲醜陋。但那人舉止，倒還沈靜，出得台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漫漫的將三絃子取來，隨便和了一和弦，彈了一二曲小調，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

種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什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絃，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絃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停了數分鐘時，籬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餓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邊的；雖是一色粗布衣裳，到也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上坐下。那彈絃子的，便取了絃子，錚錚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縫裏，便丁丁當當敲起，與那絃子聲音相應。右手取了鼓捶子，凝神聽那絃子節奏。忽羯鼓一聲，鶯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十餘句，或緩或急，忽低忽高，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其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兒，都是他姐姐——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知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的。人學到黑妞的好處，是容易

的；若學白妞的好處，是不能教的。你想，這幾年玩耍的人，誰不學他的調兒？就

是鑿子裏的姑娘們，人人都學他，只學得一兩句，不過到黑妞地步。若白妞的好處，

從沒有能及他十分之一呢。說着的時候，黑妞已唱完了，走進後面去了。這時滿園

子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着賣，滿園子裏聽

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只見那台後，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

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龐，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只

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簞丁當了幾聲。煞是

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五音十二律。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

，方抬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水銀；左右顧

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

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肅靜得多呢；連一根針，吊在地下

，都聽得見響。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响，覺得到

耳畔裏，有說不出來的妙音，五臟六腑，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

，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秦山的景像；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二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烟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絃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回，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

，有一個少年，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信。空中設想，餘音怎能繞梁呢。

又怎能三日不去呢？」及聽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

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無論做什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旁邊

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感焉！」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

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

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

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

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謂盡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

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聽他卻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

。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

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尙早，王小玉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闕而散。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卽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票號——是個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江南徐州家裏去；自己卻留了一百多兩銀子，向大街上，買了一疋繭綢，又買了一件大呢褂子，拏回寓去，叫個成衣匠，做了一身袍褂；因時已九月，天氣雖和暖，倘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分付成衣已畢，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這趵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在大池之間，有四五畝地寬闊，兩頭均通溪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低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吊桶裏倒出來的要粗。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殿前高搭涼棚，設着五六張桌子，十幾條板櫂，賣茶；以便遊人憩息。老殘吃完茶，走出趵突泉後門，向東轉

了幾個灣，尋着了金泉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卽是陳遵宴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卽是一所蝴蝶廳；前後均是湖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只留幾片殘葉，尙是一碧無際。西北角裏，芭蕉叢中，有個方池，大約二丈見方，就是金綫泉了。金綫泉乃四大名泉第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剛纔說的趵突泉，並金綫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台衙中的珍珠泉；這稱爲四大名泉：這金綫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綫；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紋，連鐵線紋都沒有看見。幸而走一個士人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這「金綫」二字是何用意？」那士人便拉了老殘的手，暫到池子西門，彎了身，側着頭，向水面上睨看，便道：「你看一條游絲，彷彿如赤金的光亮，在水面飄動，看見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定睛看去，停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是甚麼緣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線來？」那士人道：「此泉見於著錄好幾百年，難道這兩股水力，經久沒有強弱嗎？」老殘道：「你看這泉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勻的道理了。」那士人倒也點頭悟意。說完，彼此拱手各散。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着西城而行，過

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城外好一條大城河，河裏泉水澄清，看得見河底游魚；水草芹苔，有一丈餘長，被水流得搖搖擺擺，煞是有趣。走着走着，又見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數間草房；走到前面，亦是一個茶館。老殘便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却是本地仿造的。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什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在窗台上，朝外看，不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朝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到有尺五六的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力量很大，從池子這邊，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有漸漸西下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了南門，回寓。

到了次日，覺得游興已足，就拿了串鈴，到街上去混混。跑過撫台門望西的一條街街口，有所中等房子，朝南大門，門上貼了「高公館」紅條，門前站了瘦長臉的人，穿了件紫棕熟羅棉大襖，手裏捧着白銅水煙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你

會看喉嚨嗎？」老殘答道：「略懂一二分。」那人便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

望西便是三間大廳，鋪設還文雅；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物，彷彿是「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筆力甚健，上題着「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坐定，彼此問過姓名，原來這人是江蘇人，號紹殷，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有個小妾，害了喉嚨，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好說話。」當時

高公，即叫家人到上房照應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即是

三間上房。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打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裏面坐！」進去房門，貼

西牆靠北一張大床，床上掛着印花夏布帳子，床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兩張方檯；高公讓老殘床前檯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診了一

隻，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是火被寒氣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逼越重；

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便將帳子打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甚爲委

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着窗子的亮光；老殘低頭看了一看，兩邊腫的已將

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被醫人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祇須吃兩劑清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己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槍，替他吹了兩口。回出廳房，開了一張方，叫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甘桔梗，牛旁子，荊芥，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另加鮮荷梗做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吃幾帖呢？』老殘道：『今日吃兩帖，明日再來覆診。』高公又問：『診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診資；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的病，等我那肚子飢餓，賞碗飯吃，走不動時，給把轎資，儘夠了。』高公道：『既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罷！請問貴寓何處？倘有變動，可以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分手。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五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歡喜得不了，送了八兩銀子謝儀；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個揄揚的意思。誰知一傳十，十傳百，官幕兩途，掌轎子來接，漸漸有日不暇給之勢。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的人，是王佐臣，已挂曹州府缺了。

左邊下首，與老殘下首的人，說道：「他班次甚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的人道：「因為他辦強盜很好，不到一年，有『路不拾遺』之風；宮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曾走曹州某鄉莊過，親見一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爲何無人收拾？』土人道：『昨夜裏不知何人，將包袱放在這裏。』某問：『你爲何不拾去呢？』都笑着搖搖頭道：『拾了，俺一家兒還有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的；今日也竟做到了。」宮保聽着，非常喜歡，所以辦的專摺保他的。」左邊的人又道：「佐臣人是能幹，可惜太殘忍了！不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硬做成這個美名，不知冤枉多少人？」旁邊一人道：「『冤枉』二字，不消說了。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諸君記得常剝皮做兗州府時，何嘗不是這樣？總做到人人側目而視就好了。」又一人道：「佐臣的酷虐，誠是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實在可恨。那年兄弟做曹州府時候，幾乎天天出了盜案，養了二百名小隊，像那不捕鼠的貓兒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貧弱鄉民，就是被強賊脅去看騾馬挑担子的人；至於真盜，一百個中，也選不出一個來。」

現在被王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賊案竟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得很！」左邊的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少殺人爲是；此人雖名震一時，將來的果報也不爽。」說完，大家說：「酒也夠了，賜飯罷。」飯畢合散。

過了一日，老殘無事，在寓中閑坐，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歇下，進來一個人，口中喊道：「鐵先生在麼？」老殘一看，便是高紹殷，趕忙迎出，說道，「在，在！請房裏坐。只是地方卑污，踞促得很。」紹殷說，「那裏話？」一同走進二門內，朝東兩間廂房，靠南一張泥炕，炕上鋪着被褥；北面一張方桌，兩把椅頭；西面放着兩隻小竹箱；桌上擺列着幾卷殘書，一方小硯，數枝禿筆；又有一個印色盒子。老殘請他上首坐了；他隨手揭開那書，細細一看，驚訝道：「這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從何處得來？此書世上，久不見了。季滄葦黃丕烈諸人，俱未見過，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又不值錢，隨便帶在行篋，解解悶的，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挂齒？」再望下翻，是一本蘇玉局手寫的陶詩，就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紹殷再三贊歎不絕，隨便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何不在功名上講求，却操

此冷業？

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尙了！」

老殘嘆道：「足下以『高尙』二字許我，

實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疎放；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想

攀高，跌也不重；所以不求上進了。」

紹殷道：「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宮保談：『幕

府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無不羅致於此了。』

同坐姚雲翁便道：「目下就有一個人

此，宮保並未羅致。」宮保急問道「是誰？」

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品行怎樣，

而又通達人情，熟諳世務怎樣，說得宮保抓耳撓腮，十分歡喜。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

個內文案札子送來；那是兄弟答道：「這樣恐不妥當，此人既非候補，又非投効，且還

不知他有怎麼功名，札子不甚好下。」

宮保說：「那們，就下個關書去請。」兄弟說

：「若要請他看病，那是一請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知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

聲纔好。」

宮保說：「很好！你明日就去探探口氣，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爲

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老殘道：「那也沒有甚

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穿不慣，能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

衣。稍停一刻，我們就去；你到我書房裏坐等，宮保午後從裏面下來，我們就在簽押

房裏見了。」說着，又喊了一乘轎子，老殘穿着隨身衣服，同高紹殷進了撫署。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方到紹殷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身體甚是魁梧，相貌却還仁厚。高紹殷看見，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張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個差官連聲喊道：「宮保請鐵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張宮保對面一站。張云：「久慕得很！」用手一伸腰一呵，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軟簾打起。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個揖。宮保讓在紅木炕上首坐下；紹殷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橙，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都出衆的很；兄弟以不學之資，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本省更有個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兄弟沒有別的法子——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都想請來，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的所在，相指教一二，那就受賜得多了！」老殘道，「宮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得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本賈讓三策，主不與河爭地的。」

宮保道：「原是什么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寬，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們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有伏汎幾十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軟，沙所以易淤。要知

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辦過河工。賈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

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脉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與那賈讓之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有河患。明朝潘季馴，本朝靳文襄，

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宮保道：「王景是用何法子呢？」

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播」同「兩個字上，悟出來的。」後漢書

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兩句話。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

道盡，容慢慢的做個說帖，呈覽便了。」張宮保聽了，甚爲喜歡，向高紹殷道：「你叫

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即便請鐵先生搬到衙門裏來住罷；以便隨時領教。」

老殘道：「宮保雅愛，甚爲感激；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並

且風聞王守的政聲，也要去考察考察，究竟是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宮

保的教罷。」宮保神色甚爲快活。說完，老殘即告辭，同紹殷出了衙門，各自回去

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章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即將轎子辭去，步行，在街上游玩了一會兒；又在古董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子裏來，說聲「恭喜！」老殘罔然不知是何事。掌櫃的道：「我方纔聽院上高大老爺說，「因是撫台要見你老，親自過來請的，」你老真好造化！」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都拿了京城裏的八行書，去見撫台，三次五次的見不着；偶然見着一次，這就要鬧性子，動不動拿了片紙，送到縣裏去辦。像你老這樣，撫台央出文案老爺來請你進去談談，這面子幾多大；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怎麼不給你老道喜呢？」老殘道：「沒有這事，你聽人胡說了。高老爺，我不過替他如夫人治好了病；我說，「撫台衙門裏，有個珍珠泉，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以昨日高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那有撫台來請的事！」掌櫃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別騙我；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

：撫台進去吃飯，從高老爺門口走過，嚷道：「你吃過飯，趕緊去請呢。」又道：「那鐵先生恐出去得早，你去遲，又怕今兒見不着了。」老殘笑道：「你別信他胡謔，沒有這事的。」掌櫃的道：「你老放心，我不問你借錢！」又聽外面大嚷，掌櫃的慌忙跑出去。只見一個人，帶了藍頂花翎，穿了一雙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青哈喇馬褂，一手提着巡撫部院燈籠，一手拿着雙紅名帖，嘴裏喊：「掌櫃的在嗎？」掌櫃的說：「在這裏，你老啥事？」那人道：「你這兒有位鐵老爺沒有？」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東廂房裏住着呢。我引你們去。」兩人進來，掌櫃的指着老殘道：「這就是鐵老爺。」那人趕一步上前，請了一個安，舉起手中帖子，說道：「宮保請鐵老爺的安。今晚因學憲請吃飯，沒有留鐵老爺吃飯，所以叫廚房趕辦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過來的。」宮保說：「不中吃的，請鐵老爺包涵些！」那人回頭道：「將酒席抬上來！」那抬的兩個人，抬着一個三層長方盒，揭起蓋子，頭層，是碟子小碗；二層是魚翅，燕窩等類的大碗；三層，是一隻燒小豬，燒鴨子；又有十多色點心。打開看過，那人就叫：「掌櫃的呢？」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都站在旁邊，久已看厭了。

那人就叫，『茶房！』招呼送到廚房裏去。』老殘忙道：『宮保這樣費心，是不敢當的。』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那人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只得進去，在下首一個橙子上坐下。讓他上炕，死也不肯。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一碗茶，那人連忙立起，請了一個安道謝，因說道：『大人吩咐趕緊打掃南書房，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將來有什麼差遣，儘管到武巡捕房呼喚一聲，就過來伺候的。』老殘道，『豈敢豈敢！』那人便站起來，又請了一個安，說，『告辭了，要回衙消差，請賞個名片。』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挑盒了的二吊錢；一面寫了個領謝帖，並二兩銀使力送了出去。那人再三謙讓，老殘仍送出大門，看那人上馬方回。掌櫃的笑迷迷的迎着說道：『你老強口瞞人，這回撫台大人，送了酒席來，還有何說？』剛纔來的人，是赫大老爺，是個參將呢。上兩年住在我店裏，撫台也常送酒席來，都不過尋常的菜，差個戈什送來就是了。像今日的尊重，俺這裏是頭一回呢。』老殘道：『那也不必管他，尋常也好，異常也好，只是這桌菜如何銷法呢？』掌櫃的道：『或者分送幾個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請了客；或者寫了帖兒，明日帶到大明湖上去吃。』這撫台送來的酒，比金子還

貴重呢。」老殘笑道，「既是比金子還貴，可有人要買，我就賣兩把金子，抵還你的房飯錢罷。」掌櫃的道：「別忙，你老房飯錢，我很不怕，自有人替你開發。你老不信，且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老殘道，「管他什麼呢。只是這桌菜，今晚轉送了你去請客罷；我不願意吃這討厭的東西。」二人講了些時，仍是老殘出面，請本店裏住客，把酒席搬到上房中間設着。這上房住的二個客人：一個姓李，一個姓張，本是極倨傲的。今日見鐵先生撫台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與他聯絡聯絡，以爲引階，託他謀保舉地步；却遇老殘借他中間請客，自然是他二人上坐，歡喜得無極；所以席間，將老殘恭維得渾身麻木；也沒有法，祇好敷衍數語。一席酒吃完，各自散去。那知這張李二人，又親到廂房裏道了謝；一人一句，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捐個同知，今年隨摺一個保舉；明年春間大案上過班，秋天引見，就可得濟東泰武臨道，先署後補，是意中事。」姓張的道：「李兄是天津首富，如老兄照應他得兩個保舉，這捐官之費，李兄可以奉借；待老兄得了優差，再還不遲。」老殘道，「承二兄過愛，兄弟總算有造化了。只是目下尙無出山之志，將來如要出山，再來奉懇。」二

人又力勸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寢。老殘心裏想道：「本想盤桓數天；看這光景，無謂的糾纏，要越逼越緊了；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當夜遂寫了一封託高紹殷代謝張宮保的厚意，天未明，即將店賬算清，雇了一輛小車，出城去了。

出濟南府西門，北行十八里，有個市鎮，名叫雒口。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凡城裏七十二泉的泉水，皆從此地入河，木是個極繁盛去處。自從黃河併了，雖有商船貨船來往，祇不過十分之一二；差得遠了。老殘到了雒口，雇了一隻小船，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的董家口。先付了兩吊船錢，船家買點柴米油鹽。却好本日是東南風，掛起帆來，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西沈，已到了齊河縣，拋錨停下。第二日，到了平陰。第三日，到了壽張。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錢，將行李搬到店裏住下。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條大道，故很有幾家車店。這店號叫董三房老店；掌櫃的，也是姓董，有六十多歲了，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夥計，名叫王老三。老殘住在店裏，本該雇輛車，就往曹州去。因想沿途打聽那玉太尊的劣跡，故緩緩起行，以便察訪。這日辰牌時候，店裏住客，

連那起身極遲的都走了。店夥打掃房間，掌櫃的帳已寫完，在門口閑坐。老殘也在

門口長橙上坐着；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得很，究竟是個怎麼

情形？」那董老嘆口氣道：「王大人官卻是清的，辦案也賣力的，但只是手段太辣呢

。初起雖辦着幾個強盜，後來強盜摸着他脾氣，這王大人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

老殘道，「什麼呢？」老董道：「我們這裏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名叫于家屯，也有

二三百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名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又有孫兒孫

女，也完娶出閣了；一家安樂。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天，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

不過衣服首飾，所值只數百吊錢。這家報了案，王大人竭力嚴拿，居然也拿了兩個從

盜的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亦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子，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誰

知因此與強盜結了冤仇！到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搶了一家子。王大人雷

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張大著

的放火。你想王大人可肯忍呢，自然調兵嚴捉起來。那強盜搶過之後，點起火把，

呼嘯出城，手裏拿着洋槍，誰敢追擒？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餘里，火把就吹滅了。

那王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細細稟報。當時放馬槍兵隊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兩三聲槍聲。王大人聽了，如何不怒？他胆子本來大，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有洋槍，還怕怎麼呢？一直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到了天將明的時候，離追上不遠了。那時恰到了這于家屯地方；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聲沒有了，火光也沒有了。王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了，這強盜一定在這個村莊！」當即勒回兵馬，進了村中，在街上當中，有座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各路把守，不許一人進出；將地保，鄉正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王大人自己帶着馬隊的人，自東至北，挨戶搜查。搜了半天，一些形跡也沒有；又從南而向西搜去。

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幾十根桿子。王大人大怒，說道：「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什麼人家？」地保回道：「他是耕讀的人家，老頭子名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長的名學詩，次的名學禮；都是讀書的。」王大人立刻把于家父子三人帶上來。你想，鄉下的人，見了府尊大

入，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呢？上得廳來，父子三人跪下，已經巍巍的抖，那還

能說話？王大人怒道：「你好大胆！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魂魄沒

有了。他的兒子是城裏讀過書，見過些世面，胆子略大點，跪着伸直了腰，向上回道

：「儒生家裏，向來是農業，那有同盜往來，不敢藏匿強盜；況且去年被強盜搶劫，蒙

大人查辦過的？」王大人道：「既沒有勾通，這凶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

去年被盜之後，村上不常有盜搶劫，所以預備着這幾件刀桿，叫佃戶長工輪流來保家的

；因強盜都有洋槍，洋槍不敢買，所以向打鳥的人，買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

嚇驚嚇強盜的。」王大人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一定通盜無疑

！」叫一聲「來！」左右將齊聲答應。王大人又道：「你們把前後門守着，替我切

實搜查！」這馬隊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篋，全行搜過，稍值錢的首飾，都塞在腰袋

裏了。搜了半天，沒有甚麼犯法的物件。那知後來搜到西北角一間屋裏，堆着破壞

農具的，內有一個包袱，包着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是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

：「在堆田器的屋裏，搜出這個包袱，不像他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王大人

看了，眉頭一縐，眼睛一睜，說道：「我看這幾件衣服，彷彿如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了回衙，去照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這衣服，究竟是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說不出來。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王大人就立起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進城去聽審！」說着就出去。跟從的人，就牽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其餘的人，先進城去。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裏餓得很，你們趕緊給我吃點心麵丐包子，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恐遲去不得了。」地保也慌張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已二更多了。這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斷不能釋放，當時同他大嫂子商量，說：「他們爺兒三個，都拘了去，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託你老照管着，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爹爹，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正想着城裏要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差進城去，同傻子一樣，

沒有用的。」說着，吳氏就收拾衣服，選了一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父親面前，號陶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父子還早十里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的事，告訴了一番。他父親——吳舉人聽了，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吊客星的事情，就大大不妥了。我先去碰一碰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諭：「現在辦盜吃緊，無論怎麼人，一概不見。」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要好，當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冤枉情形，述了一遍。師爺說道：「這案在別人手裏，沒有什麼要緊；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有法了。」吳舉人作了一個揖，重託了出來，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城來。不過一鍾茶時候，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步上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朝棟看了一眼，只說「親家救我！」一句，那眼淚就同潮水般流下來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等候已久，已經撥四五個馬兵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放心，湯裏火裏，我總設法就是了。」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

中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着，帶上去跪下。王大人拿了失單交下，說，「失單上衣服樣子，一些不錯，你們還有何說？」于家父子，方說得「冤枉！」一聲，但聽將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俱獲，還說冤枉？把他上了站籠，站起來！」左右差人，拖拖拽拽，拉了下去。」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話說，于家父子，被差人拖拽下去。于學禮的媳婦，知事不妙，立刻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著名的能役。吳氏將冤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求他從中設法。陳仁美聽得，把頭搖了兩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成圈套，你們家裏上夜管家的，怎樣不小心，就讓強盜贓物，放在家裏呢。你都不知道，也算特等糊塗了！」吳氏嘆了一聲，就把手上的金鐲抹下，遞給陳班頭，說道：「無論怎麼，總要班頭費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不拘花多少錢都願的，——即將田地房屋費盡，咱

一家子沒飯吃，也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這早晚，他爺兒三個人，恐怕要到了，大人已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回到班房，把金錫子望堂中桌上一丟，開口道，「諸位兄弟伯叔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冤枉，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個妙計，這副錫子相送了。」大家說道，「那沒有一定的法子，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就是那裏算了。」說畢，各人先去通知站在堂上的夥計，留神方便。這時于家父子三個人，已到堂上。王大人叫，「把站起來！」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扯，將他父子三人拉下堂去。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腿回道：「稟大人，今日站籠沒有空兒，請大人示下。」那王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人上站，怎麼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王大人用手將簿子查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又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又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

，倒也不錯。」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王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嗎？斷乎不可的！你去把大前天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王大人親自下案，摸着四人的鼻子，說道：「還有點遊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幾十板子，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脚下，填了三塊磚頭，可以三四天不死，趕忙想法。誰知法子都想到了，仍是不濟！這吳氏真是極賢德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罷就去乞求人，嗑响頭，想法子，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王大人的忍心。究竟于朝棟高了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死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自含殮；換了孝服，將大伯父的屍，也領回殮殮。又將丈夫的事，囑託他父親，自己跑到府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來，我替公公地下收拾房子去了！」說罷，袖中摸出一把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氣了。這

裏三班頭兒陳仁美這些人，看得吳少奶奶的節烈，自古少有，可以旌表門楣。便道：

「我看這時把子學禮放下，還可以活，大家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

衆人說有理。陳班頭立刻進去，見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節烈可風的話，說了一遍；

又說民間的怨聲，說這吳氏雖屬爲夫自盡，其實「孝義節烈」四字俱全，可敬可憫，可否求大人將其丈夫寬恩釋放，以慰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去回。」

就抓了一頂大帽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的孝烈，民間求稟乞恩的情形，說了一遍。王大人笑道：「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替于家慈悲，你不會替你主人慈悲嗎？」

這事無論冤枉不冤枉，總不能費半途而折的；放他去了，恐不甘心，替父兄伸冤，不但沒有保舉，反連前程都保不住呢！此番申文一到，張宮保必替

我拜個專摺，八月裏潮惠道缺出，就可以先署後補了；這藍頂子也血紅了。俗語說，

「斬草除根，」就是這個道理。况這吳氏，尤其可恨。他肚子裏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

子，若不是個女人，雖死了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

于家求情，就是得賄，一體治罪。如有人再說，你也不用上來回話，也用站籠站起來

，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的告知了陳仁美，大家嘆口氣就散了。那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于學禮也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內。我今年春間進城的時候，從那門前走過，還進去看過呢。」老殘道，「于家後來怎樣呢？就不想報仇的了？」老董說道，「這于家亦不過孤兒寡婦了，那有怎麼法子呢？況現在大清國的法律，民家被官冤殺，除却「忍受」二字，沒有別的法了。倘若上控起來，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白白吃苦嗎？那于朝棟的女婿，也是一個秀才；那于學詩的媳婦，也到了城裏商量着，要去上控。就有些老年人的，和見過世面的，說：「恐怕不妥。你想叫誰去呢？若叫外人去，事不干己，先受個多事的罪名，若叫大奶奶去，兩個兒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持呢；倘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個小孩子，叫誰來撫養呢？反把于家的香火絕了！」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還是姑老爺去走一遭，倒沒有怎麼不可。」他姑老爺說：「我去很可去得，只是與正事無濟，反使站籠裏多一個屈死鬼。你想撫台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拿着人家失單衣

服來對，我們不過說，「那是強盜移贓，」他們問你，「曾聽見強盜移的麼？」你有什么憑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了。他是官，我是民，他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去

翻沒有證據的，你想這官事打得贏打不贏呢？」衆人想想沒有法子，只好罷了。後來聽得他們說那移贓的強盜，聽見這樣，都悔得了不得，說：「我當初恨他報案，害了

我兩個弟兄，所以用這條計，讓他吃幾個月官事，不怕不花費一兩千銀子。誰知道就

鬧了個滅門之禍，傷了許多性命？委實我同他沒有大仇隙呢。」老董說罷，又說

道：「你老想想看，強盜倒還有良心，這王大人反給強盜作兵器了。」老殘道：「這

強盜的話，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這邊人，碰了釘子下來，看那于

家死得可憐可慘，又平白裏受了一副金錫子，心裏過不去，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

意，要破這件案；又加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中的英雄，也恨這夥賊盜，做事太毒，所

以不上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是牽連着別案的，也都站死了；有兩三

個，專只犯了于家的案，被王大人都放走了。」老殘道：「王賢這個酷吏，實在令人

可恨！他除了這案，別的案子，不知怎辦呢？」老董道：「冤枉的，指髮難數呢。」

我慢慢說幾件與你聽：就咱這本莊，也有一案冤枉的，不過人命略少，不算事了。」

老董正要開口說，只聽那王三夥計喊道：「掌櫃的！大家等你做麵飯吃呢！你老的話如布袋破口，說不完了？」老董聽着，就站起身來，走往後面，去挖麵做飯。後來接連來了幾輛小車，打尖的客，陸續到來。老董前後招呼，不暇來說閑話。

過了一刻，吃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飯錢，招呼生意，正忙得緊；老殘無事，便向街頭閑逛。出門向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個小店，賣油鹽雜貨的。老殘進去，買了兩

包蘭州潮烟，順便一坐。看櫃內坐的人，年有五十多歲光景，問他：「貴姓大名。」

那人道：「姓王，是本地人氏。」便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鐵，江南人氏。」

那人又道：「江南是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比我們這裏黑暗地獄呢！」

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我江南何異？」那人嘆口氣道：「一

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老殘道：「聞你這裏府太守王大人，清厲得很。」那人

道：「是個清官，是個清官！」說了兩句，又說：「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那一天空了一個。」說話時候，有個中年婦人，在架子後面檢尋物件，手裏

拿着一隻粗碗，瞧了他一眼，仍舊檢尋物件。老殘道：「這些強盜，那有許多呢？」

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的多。」那人道：「不冤枉，不冤

枉！」老殘道：「聽說他們隨便犯了怎麼事，都把他站籠站死；或者說話說得不得法，

犯到他手裏，總是死了，有這事嗎？」那人說：「沒有，沒有。」只見那人一面答

話，一面臉上漸漸發青了，眼眶子也漸漸紅了，那人已經眼眶裏落下淚來。裏面走出

那個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了；一手用袖子掩住眼睛，向後面去了，

纔走到院子裏，就飄飄的大哭起來。老殘再想望下問他，看那人顏色過於悽慘，知道

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事，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只好搭訕着走了回店去。就到房內坐

了一刻，看了兩頁書，想了一回事。見老董事已忙完，就緩緩走出，找着老董閑話，

便將剛纔小店的事，告訴老董，問他：「是什麼緣故？」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

妻兩個，三十歲上成家的；生了一個兒子，今年二十一歲。這家店賣的粗笨的東西，

都是本莊有集會的時候買進；細巧一點子，都是他兒子到府城裏去販的。春間到府城

裏去，不知怎樣多吃了兩盃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王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兇惡，

隨口瞎說，被王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就把他抓進衙門。王大人坐堂，口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衆，還了得嗎！」就上了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

你老纔見那中年的婦人，就是姓王的妻子，他也有四十多歲了。夫妻兩個，只有此子，另外更無別人。你提起王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老殘道：「這王賢真正死有餘辜的人！怎麼省裏官聲，頌揚的這個樣子？煞是怪事！我若得權，此人在必殺之列。」老董道：「你老嗓子小點子！在此地說說，還不要緊；若到城裏，別要這樣說，要害性命呢！」老殘道：「承你關照，我當心就是了。」

當日吃過飯安寢。第二天辭了老董，上車，到夜住了馬村集。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離曹州府，只有四五十里了。老殘在街上看了看，只有三家客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沒有人住，大門便掩着。老殘推門進去，找不着人。停了半天，有一個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爲什麼緣故？」却也不說。欲往別家，又無隙地。只得同他再三商量。那人無精打采，開了一房，還說，「茶水都沒有；客人既沒地方睡，只好在此將就些罷。我們掌櫃的，今天進城收尸去了，店裏沒

有人照管，客人要吃飯，南首有家飯店，可以吃的。」老殘連忙說，「承教，承教；行路的人，將就是應該的。」那人說：「我睡在大門旁邊南首屋裏，你老有事，招呼一聲罷。」老殘聽了「收尸」二字，心裏放心不下。晚間吃完了飯回來，買了幾塊餅乾，四五包長生菓，又沾了兩瓶酒，連那酒瓶攜了回來。那個店夥把燈拿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門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門上，一直進來，立着說：「你老自用罷，俺是不敢當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酒給他，他拱拱手，連說不敢；其實酒杯子已經送到嘴上去了。初起說些閑話，幾杯後，老殘問他，「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尸去了，這話怎講？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王大人手裏嗎？」那店夥道：「幸得此地一個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胆說兩句：俺們這個王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着了就死的！俺掌櫃的，爲的是妹夫，他這妹夫，也是極老實的人；因爲掌櫃的兄妹二人極好，所以都住在這店後面。他妹夫常常在鄉下機上買兩疋布，販到城裏去賣的，賺些錢也可貼補零用呢。那天背了四疋白布進城，在城隍廟門口地上擺着賣的。早晨賣去二疋，後來剪了五尺。末後一個

人，定要整疋上的剪去八尺五寸，情願加你幾文錢；鄉下人見多賣幾十個錢，自然依他剪了。誰知沒有兩頓飯的工夫，王大人騎着馬，從廟門口走過，旁邊有個人上去，不知說了兩句怎麼話，只見王大人朝他看了一看，就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一看，就拍着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每疋有多少尺寸？」他說：「一疋剪過五尺，一疋剪過八尺五寸。」說，「你既是零賣，爲何一樣的布，這個上撕，那個上扯呢？你這布，還剩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叫差人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個是二丈五尺；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大人聽了，頓時大怒，發下一個單子來，說，「你認字嗎？」他說：「不認識字的。」大人說，「念給他聽！」旁邊一個書辦先生，拿道單子，念道：「十七日早晨，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一刀，搶去大錢一吊四百，白布兩個：一個長二丈五尺，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王大人說：「布疋，顏色，尺寸，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強辯？拉下去站起來！把布疋

交還金四收領，完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老殘遊記卷二

老殘游記卷二

第六章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那妹夫扯去，上了站籠，布疋交金四領去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成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尸呢。但是他一個老實人，怎麼要害他這樣，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店夥道：「這事一被攀，我們就知道了：都爲他自己嘴快，惹下來的亂子。我聽人家說的，府裏南門大街西邊小胡同，有一家子，只有父女兩個人；他老子四十來歲，這個女子十八九歲，卻有十分姿色，還沒有配人家。老子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女子那天站在門口，碰見了府裏馬隊上的什長花胳膊王三。因王三看他女子標緻，不知怎樣胡二巴越的被他弄上手了。過了一時，應該有事，被他老子回來，一頭碰見，氣了個半死；把女兒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個月，那花胳膊王三就變了法子，把他老子也算了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女兒作了王三的

媳婦，就是那三間草房子，也作了王三的產業了。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的。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吃了兩杯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一面吃酒，一面說道：「這些人怎麼沒有天理！」講了許多。

那張二禿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往上盤問，又說：「他是義和團的小師兄，那二郎關爺多少神祇，常附在他的身上，難道不保佑保佑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倘若不是他昧了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心腸，總有一天碰着孫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了了。」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隊裏朋友聽見了。報給王三知道，把那二人的話，相貌，記得清楚。沒有數個月工夫，把他妹夫設毀了。張二禿子曉得勢頭不好，仗着沒有家眷，天明，一溜烟逃到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了。酒也吃完，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

話小心。我們這裏，人人都擔着驚險，大意一點兒，站籠就會飛到脖子梗上來的。」

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線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掣油壺來添油。」老殘

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

到了次日早晨，老殘收檢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嚀：『進了城去，切勿多話，切記切記！』老殘笑答，『多謝關照！』一句。一面車夫就將車子推動，向南首大路進發。不到午牌時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了。吃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看看那大門上，懸着大紅的彩綢，兩旁果真有十二架站籠，却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心裏詫異：『難道一路傳言，都是說話嗎？』踱了一會兒，仍是回到客店裏。只見上房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院子裏放着一乘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襖，也戴大帽子的，在那裏吃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城武縣民壯。」心裏想道：『這在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上房裏家人喊着「伺候！」那轎夫便將轎子搭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擎在手裏，馬棚裏牽了二匹馬來；登時上房紅呢簾子打起，出來了一個水晶頂，補褂，朝珠，年紀約五十歲上下，從台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抬起，出門去了。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道：『何

以十分面善？我也未到曹屬來過，此人是那裏見過的呢？」想了多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臉上都帶着悽慘顏色。不覺暗暗點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却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了。進了店門，從玻璃窗朝外一看，與老殘正屬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台階，遠遠看見他，向家人說了兩句；只見那家人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台階上等着。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說道：「這位是鐵老爺嗎？」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什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台委署城武縣的；請到申老爺上房裏去坐坐呢。」老殘忽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的委員申東造，雖會過二三次，未曾多有接談，故記不起了。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個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連稱，「放肆——我換了衣服。」當時將官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幾天了？可是就住在這裏的麼？」老殘道：「今日剛到；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

東翁何時出省的？

到過任再來的嗎？」

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的，是大前天出

省的；這夫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

出省的前一天，還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

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爲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個

鐵翁，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齷齪不堪了。」

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

，兄弟實在欽佩。至於出來的緣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深知自己才疏學

淺，不稱揄揚；二則因這王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看是何等人物。至「高尙」二字，

兄弟不但不敢當，亦且不屑爲。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之人，高尙點，也好借此藏拙

；若真有濟世之才，竟是遯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

東造道：「屢聞至論，

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只是

目下，在補翁看來的意思，我們這王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

老殘道：「不過是下流

的酷吏；又比郵都甯城等人次一着了！」

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

闕，先生布衣游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

控的案件呢？」

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一遍。說到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吃飯，

東造遂留老殘同吃，老殘亦不推辭。吃過之後，接着說去。說完了，便道：「我只有一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個站籠都空着，恐鄉人之語靠不住。」東造道，「却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因爲昨日接到院上知文，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內特保了他，以道員在任候補，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挂着紅彩綢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還有幾個半死的人，都收監了。」彼此嘆息一聲。老殘道：「一路勞頓，時候不早，請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的事，要領教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

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雲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了臉，買了幾根油條當點心，沒精打采，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去探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下，迴旋穿插，愈下愈緊。趕急走回店中；叫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經雪花一打，破下來了；又被風吹的礮索礮索響個不了。其餘小紙，潮氣所逼，沒有聲音，

却亂搖不住。房內似覺陰風森森，異常慘淡。老殘坐着無事，箱中之書，不便取出，只是悶悶的坐着，不禁有所感觸；遂向枕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專咏王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事急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

處處鴟鵂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

下署「江南，徐州，鐵英題」七個字。寫完之後，便吃午飯。

午後那雪越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用新棉花掛着似的。樹上又有幾隻老鴉，縮着頸項，抖搜不住，身上翎毛幾乎被雪堆滿。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簷低下，把頭縮着，其飢寒之狀，珠覺可憫。因想：「這烏雀無非靠着草木上結的實，並小虫蟻兒充飢度命的；現在各種虫蟻，伏入蟄中，都見不着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成冰了；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裏，替這些烏雀愁苦呢。又想：「這些烏雀，雖然凍餓，却沒有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網羅來罩他；不過暫受飢

寒，撐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很不好；又有這等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當強盜辦，用站籠站殺；連一句話也不敢說；於飢寒之外，又多一層苦楚，罪豈不比這烏雀還要苦嗎？」想到此地，落下許多淚來。

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不是啼飢號寒，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冲冠，恨不得立刻將王賢殺掉，方息心頭之恨。正在胡思亂想，忽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執事人等，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什麼不將所見所聞，寫封信，告訴張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提起筆便寫。那知剛才題壁用過的硯台上餘墨，已經凍了。於是，呵一筆，寫一筆。寫了不到兩張紙，天已不早了。硯台上呵開又凍，呵了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耽擱工夫。正在兩頭忙着，天色又暗起來了，更看不見——因爲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即喊，『店家拿燈盞來！』喊了許久，店家方縮手縮脚的，拿燈進來，嘴裏念道：『好冷，好冷！』把燈放下，手指縫夾了個紙煤吹，吹了好幾口，纔吹着。那燈是新倒的凍油，堆的似螺絲壳；點着還似不亮。店家道

：『等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又縮到袖子裏去，站着看燈滅不滅。起初燈光如黃豆大，漸漸得了油，就有蠶豆大了。忽然看見牆上的字，吃驚道：『這字你老寫的嗎？』寫的爲啥？別要惹出事來，不是玩耍的！』回頭過來，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累呢！』老殘笑道：『不要忙！底下寫着我自己的名字呢，不干你事的。』說着，外面進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趑趄趑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老爺去吃飯。』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又道：『敝上說，店裏飯不中吃，我們這裏，有人送了兩隻山雞，已經切片了；又切了些羊肉片子，請鐵老爺過去吃火鍋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不肯去，就叫飯開到這屋子裏來吃。我看還是請過去。那裏有大火盆，比這裏的有四五個大，和暖得多呢，家人們又好伺候呢。請你老方便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上去。申東造見了，說道：『補翁你在屋子裏做什麼？這般大雪天，我們喝兩杯酒罷。今日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了吃，極很好，我就借花

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甚爲鮮豔，燙着吃

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出滋味麼？」老殘道：「果然清香！是什麼緣故

呢？」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這山多松樹，山雞專吃松花松子，所以

有點松子香的，名叫「松花雞」；雖在近地，也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贊了一番；廚房

裏飯菜也端上了。兩人吃過飯，東造約到裏房吃茶。忽然看見老殘還穿棉袍，說道

：「棉袍子豈不冷麼？」老殘道：「毫不知冷；我們從小不穿皮袍子的人，棉袍子的

力量，恐怕比你的狐皮，還要暖呢。」東造道：「究竟不妥。」叫家人「你將我的扁皮

箱內，一裏圓白狐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那邊去！」老殘道：「千萬不要費心，

我決不客氣。天下焉有個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呢？」東造道：「你串鈴本不可搖，

何必矯俗到這個地步？承蒙不棄，還看我兄弟是人，我有兩句話放肆，不管你先生惱

不惱：我昨兒聽得先生鄙薄肥遯鳴高的人，說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

我——兄弟聞之，五體投地了。然而先生作事，與言相背。宮保定要先生出來做官

，先生夜半跑走，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鑿坯而遁」，「洗耳不聽」的，何所分

別呢？兄弟的話鹵莽，有冒犯處，請先生寬容！請再三思，莫怪兄弟責備呢。」

老殘道：「搖串鈴無濟於世道；難道現在做官，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是城武縣的

民父母了，其可以濟於民處何在？先生必然胸有成竹，望賜教一二。我知先生在前

已做了二三任縣宰，可有濟民於水火，出類拔萃的政績呢？」東道道：「不是這般說；

像兄弟的庸才，只好在政界混混呢；如閣下這等宏才大略，不出來替朝廷治事，所以政

略不振了。實在可惜！有才者隱而不仕，庸俗者溺職誤事，將來我大清帝國，豈不

斷送了嗎？」老殘道：「庸俗者溺職，不甚要緊；最要緊，有才者，強要做官，又想

做高官。頂子血紅，害民媚上；這等事，都是有才的做出來呢。你看那王太尊好不

好嗎？他只爲欲做官，又欲做大官，傷天害理，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如此赫赫，不數

年就要方面兼圻的了。官愈大，害愈廣；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一國

則一國殞。由此看來：還是有才的害大，無才的害小。請教以爲何如？倘若此輩

，像我們搖串鈴的，做官行政，自付也無濟於事了；替人治些小病，雖無益於世，諒

不致塗炭一方呢，還算是救人於水火；雖普天下醫生，一月治死一人，歷萬年總抵不上

曹州府一任的冤死之數呢！」

申東造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王賢正爲有才，亟於做高官，弄得害天傷民，至於如此，彼此歎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爲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在他的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疾苦，知之久矣，先生必有良策，勿吝賜教！」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先請問宗旨如何？若要在上官討好，做得烈烈轟轟，有威有勢，只好依着王公這個辦法，所謂「逼民爲盜」的四個字。若念「父母官」三字，爲民除害，亦有化盜爲良之法。若轄境稍寬，自然容易些。但一縣之地，缺分清苦，未免棘手；然亦非不能辦也。」東造道：「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呢。果能地方安靖，雖無不次之遷，要亦不至凍餒足矣；子孫飯吃他做什麼呢？但是缺分清苦，前任養衛隊五十名，盜案仍是疊出。加以官款

虧空，因此望誤去官的。弟但求地方安靜，被累一層，尚可彌補。」老殘道：「五十名小隊，所費太重。養如許廝卒，在地方上反屢無事自擾，有何益處？以此缺論，一年能籌款若干，不致賠累呢？」

東造道：「籌一千金，尙不致爲累。」老殘道：

「此事却易辦呢。閣下籌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找如何辦法，我可以代畫一策，包你境內沒有一件盜案。倘有盜案，包你頃刻便獲。閣下以爲何如？」東造道：「能

得先生爲我幫助，是我的恩人了！」老殘道：「我不用去，只教閣下至美極良的法

則。」東造道：「先生不去，這法誰人施行呢？」老殘道：「正爲薦一個行此法的

人。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他，若怠慢此人，立刻便去；去後，地方禍必烈矣。此人

姓劉，號仁甫，卽是鄰邑平陰縣人，家住平陰桃花山。其十四五歲時，在嵩山，少

林寺學拳術，徒博虛名，無甚出奇制勝。於是奔走江湖十年，在四川峨帽山上，遇

着一個和尚，武功絕倫；就拜和尚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因請教和尚拳法，從那

裏得來的，和尚說是少林寺。他就大爲驚疑，說，「弟子在少林四五年，並未見這派

拳法，師父從那一個學的？」那和尚道：「這是少林拳法，却不是從少林學的；現在

少林寺裏，拳法早已失傳了。你所學太祖拳，就是達摩傳下的。那少祖拳，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這拳法時候，專爲和尚們練習。這拳習了，身體可以結壯，精神可以悠久。若當朝山訪道之時，單身走路，或遇虎豹，遇豺狼，遇強人，和尚們又不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身命的。肌骨強壯，身體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

你想行脚僧，在荒山野僻裏，訪求高人古德；宿食二字，一字難以周全的；此卽太祖，少祖，傳下拳法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人極多。學出去的人，有做强盜的；也有奸淫婦女的；屢有所聞。現在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了，只用些外光面沒緊要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以到得甘鳳池地位。」劉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盡得其妙。當時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裏出過力。因是湘軍必須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所以沒有保舉外省人，不過敷衍而已。然仁甫倒也得了個都可。後來，軍事漸平，他也無心戀棧，遂回家種了頃把田，聊以自給。閒暇無事，在齊豫兩省，隨便游行。這兩省練武功

的，無人不知他的名氣，他只不肯傳授徒弟。若是深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他就教幾套拳棒，十分謹慎呢。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人，都敵他不過，且敬畏他。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何應用。諒他只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餉六兩，其餘四十兩，供應過往豪傑酒水之資，也就夠了。大概這河南，山東，直隸三省，及江蘇，安徽兩個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強盜，計有二種：大盜，有頭目，有號令，有紀律的，其中有本領的人甚多。小盜，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游手頑民，胡亂搶劫的，尙無兵器槍砲，又無團體相助，劫過之後，無非賭博酗酒之事，最容易犯案。譬如王太尊所辦的盜，十分中，有九分半是良民，內有半分，是這種小盜。若論那大盜，無論頭目人物，就是羽翼，並沒有被那王太尊捉去一個的。然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鏢局，無論十萬二十萬，只須一二個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許巨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就夠用了，難道一二個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大盜相沿，有個規矩，不作與鏢局爲難；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叫個口令；這口令喊出，那大盜覷面相撞，彼此打個招呼，大盜決不

動手，就遠去了。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窩巢，鏢局也知道的。倘若羽翼到了鏢局所在，進門打個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必須留他吃酒吃飯，臨走還要送他盤費呢。若是頭目，就須竭力應酬了。這是江湖上的規矩：我方纔說的劉仁甫，江湖上都是大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隱在鄉間，做個農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開了一分保護人民財產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酒肆中坐坐，這過往的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隨便給做幾個茶飯東道，不銷十天半月，各處大盜頭目，就統曉得了。立刻便要傳出號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攪」呢。每月所餘四十金，就是做這個用處。至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地亂劫，近處自有人來報信；失主尚未來縣報案，他的手下人已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出了案子，沿路有他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其實，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已夠用了；那餘的五六個人，使他在轎子面前，擺擺威風，或者接差送差等事用的。」東道道：「閣下所設之法，自然極妙。但是此人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小邑中請他，恐又不肯來

，如之何呢？」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他自然不肯來。所以我詳詳細細寫封信去，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打動他一腔義心，自然就肯來了。況且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來的。因為我二十幾歲時候，看天下一定有大亂，所以竭力留心將才，談兵的朋友很多，此人當年在河南時，我與他最莫逆，相約國家有事，用我們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的。其時，談輿地，武功，製造，兵法的朋友都有，惟劉君獨精武功呢。後來大家明白了，治天下別有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學，全是無用了；故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吃，把這英雄氣概，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當年交情，斷不爲負的。所以我寫信去，一定就來呢。」東造聽了，深深作揖道：「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未嘗一夜安寐，今日得了這法，如夢初醒，如病初愈，真是萬幸了！但這封信，差何等人送去方好呢？」老殘道：「必須要個親信朋友，吃這趟辛苦方好；若隨便差個人去，便有輕慢之意，一定不肯出來，連我也要遭怪了。」東造連說，「是的，是的。我有個族弟，明天就到了，可以煩他去辛苦一趟。先生的信，幾時寫呢？就費心寫起最好！」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寫一封長函，

致張宮保的，託姚雲翁轉呈，爲細述王賢的酷政，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一同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的。」東造道：「你後天往那裏去？」老殘道：「先往東昌府，訪

柳小惠家，想看看他收藏的宋，元版書，隨後即返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呢。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呢。」立起身來；東造叫家人，「打個手照，送鐵老爺回房。」揭起門簾，只見滿院子雪，已有七八寸深，過不去了。只有這上學到大門口一條路，常有人往來，不住的掃雪；那到廂房一條路，已看不出影子，同別處一樣高了。東造叫人鏟出一條路來，讓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送兩枝燭台，將火點起，再想寫信，那筆硯竟遠抗萬方，不遵調度，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却比前日更烈，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燒了一個大火盆，買了數張皮紙，將窗縫一糊，頃刻之間，房屋裏暖氣迴和，非昨日可比，遂把硯池烘化；將昨日未寫完的信，詳細寫完封好；又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送到下房；交東造收了。東造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個馬封，送到驛站；當面將劉仁甫的信，藏入枕頭箱內。廚房也開了飯來，二人一同吃過，又復清談片時。只見家人來報：「二

老爺同師爺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裏，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一會，只見門外進來不到四十歲光景的人，尙未留鬚，穿了一件二藍半舊甯綢大毛袍子，元色長袖皮褂子，蹬了一雙絨靴子，已經被雪漫了幫，慌忙走進堂屋，替乃兄作了個揖。東造就說：「這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進一步，作了個揖，說聲「久仰得很！」東造便問，「吃過飯沒有？」子平說：「纔到，未曾吃飯。」東造吩咐，「廚房！做二老爺的飯來！」子平道：「且慢，停一刻，同那老夫子一塊兒吃。」家人上來說：「廚房裏已經吩咐，叫他們送一席菜去，請二老爺同師老爺吃呢。」那時又有一個家人，揭了門簾，拿了好幾個大紅名帖進來。老殘知道那師爺們來見的，就趁勢走了。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又請老殘到上房，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着子平詳細說了一遍。子平又問，「從那裏去爲便？」老殘道：「從此地去，怎樣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出平陰向西南三十里，就到那山脚下；進了山，就不能坐車，最好帶個小驢子，到那平坦之地，就騎驢子，稍微危險些，就走兩步，也是穩當的。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峪裏走進有十

幾里光景，有座關帝廟，那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了。那山裏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個，集西一個。申子平問得明白，遂回房安息去了。

次早日起，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騾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一件狐皮裘，加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申大老爺回店來的時候送上，此刻不要送去，恐有舛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木箱，藏在箱內，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逕往東昌府去了。風餐露宿，已兩三日，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清淨車店住下。當晚安置。次日早飯後，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祇有一家書鋪，三間門面；這邊賣紙張筆墨的，那邊賣書的。遂走上書櫃外坐下，問，「此地行銷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稱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絃歌。那十縣用的書，無一家不是小店買的；小店後面還有棧房，又有作坊；許多書籍，都是自備版子，不到外路去販的。你老貴姓？來此何幹？」老殘道：「敝姓鐵，到貴府來訪個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掌櫃的說：「有，有，有！你老要什麼書？名目儘多。」一面回過頭來，指着

架上紙簽兒，數道：『你老瞧，這是崇辨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大題文府，小題文府，最古還有八銘呢。這都是文學的書：要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又有合解，還有一部寶貝書，叫做性理精義，讀了這書，性情道理，精神禮義都全懂呢。你老可要買一部讀讀？』老殘笑道：『這書非我能懂得。』那掌櫃的說：『還有，還有。那是陽宅三要，這是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全的。濟南省城，是大地方，恐備不齊許多書。那黃河以北，就算小號第一家了。所以有三百里內學堂所用三百，千，千，這等書，都是小號裏買去的。』老殘道：『貴處所銷的三，百，千，千，那是什麼書呢？』掌櫃的道：『我看你老很文雅，別要連這些書都不知道。這不是一部呢：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還有一個千，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是半冷貨，一年不過銷得百把部，不比百，千，的銷得廣。』老殘道：『難道四書，五經，一年也有四五部可銷嗎？』掌櫃的說，『儘有，儘有。』又說，『聞你老來訪朋友，是那一家呢？』老殘道，『我訪那柳小惠，當年他老太爺在敝地做過漕督，聞他收藏古書最多，刻了一部書，名叫納書楹，都是宋元版書，我想廣廣眼

界，不知道可有法可以看得見嗎？」掌櫃的道：「柳家是俺這裏的第一個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這柳小惠大人，早已去世，他們小爺叫柳鳳儀，是兩榜，在戶部

做主事的；聽他說家裏書很多，用大木箱裝着，只怕有好幾百箱，堆在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看他。他有個近房，叫柳三爺，是個秀才，常到我們這裏來坐的。我問他，

「家裏那些書，是什麼寶貝，可講給我們聽聽？」他說，「也未會見過，怎麼樣子。」

我說他，「藏着不怕蛀蟲嗎？……」掌櫃的說到此，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拉了拉

老殘說：「趕緊回去，曹州府差人急等你呢。快點走罷！」老殘說，你叫他等着我，

略停一刻就來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半天，俺掌櫃的，急得了不得，你老

早點回店罷。」老殘道：「你既找着我，你就沒有錯了。」店小二返身去了。掌

櫃的看來人去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道：「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此地有靠得住朋

友嗎？」老殘道：「我行李不值多錢，此地亦無靠得住朋友。你問這話有什麼意思

呢？」掌櫃的道：「現在曹州府，是姓王的，這人很惹不起的。無論你有理沒理，

只要他自己打定主意，就上了站籠，立時站死。既是曹州府差人到來，不知誰人攀上

你老了，定然凶多吉少，不如此刻逃走罷。行李既不值錢，捨去了好，總是性命爲重。我是見的多了，切莫輕意呢！」老殘道：「不怕的，他能拿我當強盜嗎？」點點頭道謝去了。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半邊放着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是金二哥麼？」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即忙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噯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麼到此地來？」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店裏去坐坐談談不遲呢。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人道：「這時什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急事，不能耽擱了。」老殘道：「既是這般，也不留你。只是請你略坐片時，我要帶信與劉大哥，託你捎去罷。」說過，就向書店買了筆，紙，信封，借了店裏的硯台，草草寫了一封信，交給金二，插在懷內。作了個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裏朋友，見着都替我問安。」那金二接了信，便拱手下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殘，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章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說道，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爲詫異，「難道王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步回店裏，見有一個差人，趕上前請了一個安，手中提了一個包袱，提着放在旁邊椅上，向懷內取了一封書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鐵老爺的安。」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家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爲難過。繼思狐裘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鋪內，選了一身羊皮袍褂，專差送來，並寫明「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的壯班。」老殘遂明白，方纔店小二漏吊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回書，賞了贛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後，又住了兩天。訪知這家書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見，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滄葦遊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嬌娘飽蠹魚！

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

却說，那日東造到府稟辭，與王公相見，無非勉勵治亂世用重典，講究站籠的話，再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王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一看，心中悵悵不樂。適申子平在旁，便問，「大哥何事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著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辨論的話，述了一遍，又說，「你看他臨走時，將袍子留下，未免太矯了。」子平道：「這事大哥也失於檢點。我看他不受，有兩個意思：一則，因這裘價過貴，未便遽受；二則，布褂內不能着狐裘，受之無用。大哥既欲盡情，叫人去買羔羊皮的袍褂一套，或布面子，或繭綢面子的，差人送去，一定受了。我看此人並非矯飾詐僞的人，不知大哥以爲何如？」東造說，「很是，很是！你就叫人照樣辦去。」子平一面辦妥，差了人送去；一面看乃兄動身赴任，他就向縣裏要了輕車，備從向平陰進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着行李，在縣裏要了一匹馬騎着，不過一早晨，已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個村莊，只有打地鋪的小店，暫且

歇下，向村戶人家，雇了一匹小驢，將馬打發回去了；打過尖，吃過飯，向山裏進發。才出村莊，見前面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都是沙；惟有一線水道，土人架了一塊板，當橋，不過丈數長的光景，橋下雖結滿了冰，還有水聲在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珮響的聲音，知道是流水，帶着小冰，與大冰相撞，所以致此。過了沙河，即是東峪。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至北，中間龍脈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堤長嶺，山崗重沓，到此相交，除着中間山峯不計外，左邊一條大溪河，名叫東峪，右邊一條大溪河，名叫西峪。兩峪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溪，左環右轉，三曲出了溪口。出口後，就匯到剛纔走過的那條沙河了。子平進了山口，擡頭看時，只見前面不遠，就是一座高山，像屏風的樣子，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枝是黃的，又有許多翠柏是綠的，一層一層，如畫的一樣。騎着驢，玩着山水，雖有颯風，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吟兩句詩，以助清興。正在凝思，只聽亮鐸一聲，覺得腿上一軟，身子一搖，竟跌下山澗去了。幸喜這路，在山澗旁的，雖跌下去，也不甚深；況且澗內的雪也厚，只爲水面浮了一層

薄冰，做了個雪的包皮；子平一路滾下去，那薄冰也一路滾着，好像從彈簧裏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碰傷。連忙扶着石頭，立起身來。那知倒把雪戮了一個窟窿，有一尺深。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洞裏，不得動彈。忙喊跟隨的人，並那推行行李車子的人。前後一看，影兒俱無。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少的；故那路上積的雪，雖比旁邊稍薄，却還有五六寸深。驢子一步一步走來，不甚吃力。子平因貪看山色雪景，未曾顧着後面的車子。可知那小車輪子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尙走得不快。本來離着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耐性子等着小車子到來。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的人，固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下不來。想了半天，說只好將捆行李的繩索解下來，結了繩頭，將一頭放下澗去，申子平自己將繩結束腰間，那上邊四五個人，齊心用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上來。跟隨的人，將他身上冰雪，拂了又拂，然後將驢子牽過，重復騎上，漫漫的再行。這路本和羊腸

窠相似，又加那忽高忽低，細石小徑，再加冰雪一凍，異常滑腳。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有十里路程。心裏想道：『村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五里路，然走了三個鐘頭，只走了一半；冬天日腳落得快，况又是山嶼，兩邊都是高嶺子遮着，愈黑得早了。』一面走，一面算着，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了。勒住了驢韁，同推車子的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了，大約還有六七里路呢。路又難走，車子又推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在今兒是個十三日，月兒早出，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的，雖再晚些，倒也不怕呢。』子平道：『強盜雖沒有，即使有了強盜，我行李不多，也不怕他，擊就擊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天黑了，倘若從山裏出來，把我們咬傷了，奈何？』車夫道：『這山裏豺狼，有山神管着，從不傷人的；只是狼雖多，聽見他來，我擎着棍子在手裏，也不怕他。』說着，已走到一條橫澗。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流入溪河的，那冬天瀑布，雖然乾了些，那被冲的山澗，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深峪，更無別處繞越。子平看得如此光景，心裏不禁作慌了。

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推到，說，「那不得了！不得了！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要慌，不要慌。這條路影，一順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呢。」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倒是有的，只是不好走，你老下了驢罷。」子平下來，牽了驢，依着走到面前看時，原來走過大石，靠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多寬，兩柱又不相黏靠，當中還罅着幾寸寬的一個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冰，滑溜溜的。子平道：「可嚇煞我了，這橋怎麼走法？一滑腳，就是死了！我沒有這個膽子走呢。」車夫及隨人說，「不要緊。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脚下很把滑的，不怕他。」那人道：「等我先走一輪試試。」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來，說：「車子却沒有法子推，我們四個人攙一輛，作兩回攙過去了。」申子平道：「車子攙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就不要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的。告訴你，我兩條腿已軟了，那裏還能走

路呢？」車夫說：「那個也有辦法，你老向地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擡頭，兩個人擡腳，把你老擡過去，何如？」子平道：「不興，不興！」又有一個車夫說：「還是怎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間，我們夥計，一個拉着前面繩子，一個拉着後面繩子，這樣走法，你老膽子壯了，腿也不軟了。」子平一想，只好怎樣罷。於是將繩把子平繫着，挽了過去。隨後又把車子擡過。倒是一個驢子，死不肯走，費了許多的時候，仍是把眼睛蒙着，一個人牽，一個人打，牽了過去。等到事畢，月兒很亮，滿地都是樹影子了。大家好容易歇了一歇，吃了袋煙，再望前進。

走了三四十步，聽得遠遠的嗚嗚兩聲，車夫說：「是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心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身子歇下，說：「老爺你別要騎着驢子，下來罷。」你聽那虎從西邊叫來，越叫越近了，恐怕要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倘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驢子。車夫道：「我們捨了一個驢子喂他罷。」路旁有株小松，將驢子的韁，拴在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迴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石壁縫裏，車夫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又有兩個人，盤在

山坡高樹枝上，都把眼睛朝西探望。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嗚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上，又是嗚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那虎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那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是無風，却聽得樹梢枝葉，呼呼亂飄，湍湍落地，人面上冷氣稜稜，這幾個人，已嚇得魂飛魄散了。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些，下來喊衆人道：「大家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從石壁縫裏，將子平拉了出來，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西澗沿過來時候，只是一穿，彷彿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他落脚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高嶺上邊，嗚的一聲，向東去了。」申子平聽了，方纔放心，說：「我兩隻脚稀軟稀軟，立不起來了，怎樣好呢？」

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呢？」子平低頭一看，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笑，說道，「我的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挽着，勉強走了數十步，漸漸活動，可以立住。歎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若再遇見那樣的橋，斷不能過的。肚子餓了，身子也冷了，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一叫，嚇的如此。跟來的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的走過一個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就是集鎮了！」只此一聲，人人振起精神，不但那人腳輕了許多，就是那驢子，也不比前時畏縮了。不消片刻工夫，已到燭光之下。原來並不是個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內，因山有高下，故遠遠看去，好似層樓大市一樣。到此大家商議住宿，不肯再走了。硬行敲人家的門戶，要求借宿，別無他法了。當時走近一個人家，外面係虎皮石砌成石墻，一個牆門裏面，房子也不少，大約總有二三十間的光景。於是車夫上前扣門；扣了幾下，內裏一個老者，應聲出來，開了門。見那老者頭髮雪白，手裏執了一枝燭燈，問道：「你們來怎麼？」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

色的，把路途吃苦的原委，說了一遍，又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荒山僻靜，從人難行，求個方便，借宿一宵。」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等，我去稟告姑娘。」門也不關，進裏面去了。子平心裏十分詫異：「那偌大的人家，竟無主人翁？何以去稟姑娘？難道是女孩兒當家嗎？」又想到：「諒必是老太太做主。那老者是個娃兒，姑娘卽姑母之稱了；這是一定不錯了。」霎時間，那老者跟了個中年漢子出來，手中仍擎着燭臺，說聲「客人裏面坐！」原來這人家，進了牆門，就是一並五間平房，門在中間，門前台階十餘級。那中年漢子，手中執着燭臺，照着子平上階。子平吩咐，「車子等人，在院子裏略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們罷。」子平上得台階，那老者立於堂檐，說道：「北邊有個坦坡，把車子驢子推進那房子裏去。」衆人進得屋內，朝西的三間廠屋，兩頭隔斷了。這廠屋北首，是個炕，南首是個空房，將車子行李推進空房內安置，一同五人，睡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的姓名，道：「請客人裏面坐。」於是引過穿堂，就是台階，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着花木，映着月色，異常幽暢；且有一陣清芬，沁肺濯心。北面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椽俱是

迴廊，用帶皮杉木，做了柱子扶欄。進得房來，上面掛着四盞紗燈，湘妃竹紮成架子，寫着名人字畫，甚爲雅巧。兩間屋子，隔着一間作房，桌椅几案，布置極爲幽雅。房門掛了一幅褐色布簾，老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申的客人進來了！』却掀起門簾，裏面走出十八九歲娉娉婷婷的女子，穿了一身淺淡色布服，相貌端莊明媚，聲靜大雅。見了申子平道個，『萬福。』子平連忙答了長揖。女子說『請坐。』即命老者做飯充饑。那老者退去；女子道：『先生貴姓大名，到此何幹？』子平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那劉先生，前住在集東，現在已搬到集西了，是個柏樹峪地方。』子平問：『那柏樹峪在怎麼地方？』女子答：『在集西，有三十多里路。那邊的路，更加難走。家父前日退差回來，說今天有位貴客過此，路上受了驚嚇，吩咐我們遲些睡，預備些酒飯，以款待遠客的；並說簡慢了，千萬不要見怪。』子平聽了，更爲驚訝：『荒山裏面，並無衙署，怎麼有值差退差呢？何以預爲知道呢？那女子何以如此大方 豈古人所謂『林下風範』嗎？我倒要問個明白。』不知申子平能否察出女子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况其父在何處退差。正欲詰問，只見外面簾子動處，中年漢子，已端進一盆飯來。那女子道：「就擺在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南窗的，原是磚砌的煖炕，靠窗又設了個長炕几，兩面兩個短炕几，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可以坐人的。西面牆上，一個大月洞，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桌；中堂雖隔斷，却是一個大落地罩。那漢子已將飯食，列在炕桌之上。只是一個饅首，一壺酒，一罐小米稀飯，又有四色小菜，無非山蔬野菜，並無葷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陪，一刻就來。」說着便向東房去了。子平本來饑寒多時，於是上炕，先將酒喝了兩杯，後來吃了個饅首，盛一碗稀飯，已覺和煖非常。那漢子舀了一盆水來。洗了臉兒，立起身來，在房內踱了幾回，舒展肢體。抬頭看見北面牆上，掛着四幅大草屏條，寫得飛龍舞鳳，字字驚人，下面落的雙款：上款是「西峯柱史正非」，下款是「黃龍子書并稿。」那大草書雖不全識，却有十之

八九。仔細看下，原是六首七絕。咬嚼起來，倒也有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是鉛汞龍虎。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尙有紙筆，遂把幾首詩錄了出來，預備帶回衙門裏去，當新聞看。你道那幾首詩，卽是：

曾拜瑤池九品蓮，希冀授我指元篇；光陰荏苒真迅速，回首滄桑五百年。

紫陽屬和翠虛吟，音傳空山霹靂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

情天慾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

石破天驚一鶴飛，黑夜漫漫五更雷；自從三宿空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

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虫百卉互相欺；偷來鷲嶺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

著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將着詩鈔完，回頭看那月洞窗外的月色，又清朗，又皎白，映着那疊疊層層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迥非凡俗，一點沒有塵囂氣象；何妨出去，上山閑步一回，豈不妙呢？剛要動身，又想起這山，不是我們剛纔走過的山嗎？這月豈不就是剛纔踏的月嗎？爲何來的時候，便陰森森慘離氣象，令人驚魄傷心的，此刻山月依然，令人心曠神怡的了？就想到王右軍說的「情隨景易，交在勢遷」之意，真真至言。低徊了一刻，也想做兩絕詩。只聽後邊嬌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飯用過了嗎？怠慢得很。」子平慌忙轉過面來，說：「如此盛意，一生難報了。」見那女子，又換了一件淡綠襖子，淡青大脚袴子，愈顯得嫵媚，眉似春山，目如秋水，兩腮肥厚如蘋果，白裏透出紅來，不是北方的打扮；嘴唇用胭脂一點，如櫻桃的樣子，口頰之間，時帶喜笑，眉眼之際，又似振矜，真令人愛中生敬呢。那女子又道：「何不請炕上坐，和煖些兒？」彼此坐下。那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申老爺的行李，放在那處呢？」女子說：「太爺前日去的時候，吩咐就在這間安歇，那被褥就鋪在太爺睡的榻上。跟隨

的人，吃過飯沒有？你叫他早些歇罷。驢子去喂了！」蒼頭一一答應，都說，「齊備妥了。」姑娘又說，「你煮茶來罷。」蒼頭連聲應「是。」子平道：「塵俗之身，不願叨擾清地，見前面有個大炕，就同他們一道睡罷。」女子道：「不必過謙，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個山鄉女子，也不能深夜迎客。」子平道：「蒙惠過分，感激已極！只是貴姓台閥，未曾請教。尊公在何處做官，在何處值差？」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值差的，五日一班，每月之中，半月在家，半月在宮的。」子平又問：「這屏上的詩，是何人做的，只怕也是個仙班的人。」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到此地談天，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個人也是不衫不履的，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道士？」何以詩句，好似道人口氣；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女子道，「非和尚，亦非道士，其人卻是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子，掛了三樣招牌；雖賣的物品各異，其經絡章程一同的。不過儒家鋪子最大，釋家的小些，道家的更小。凡道教有兩層：一個道面子，一個道裏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兒，道士挽了髻子，叫人一

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和尚留了頭髮，挽了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髮，着件袈裟。教人又要顛倒叫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口，還有別的用法嗎？」

又說：『所以這面子有分別，那道裏子，是一樣的。所以黃龍先生，把儒，釋，道，三教，隨便吟咏呢。』

子平道：『得聞妙論，佩服已極！只是三教的裏子，既然一樣；在下愚笨得極，尙未明晰宗旨，倒要請教，同處在怎麼地方，異處在怎麼地方？何以有大小之分別呢？儒教之大，大在怎麼地方？敢求詳細指示！』

女子道：『其同處在誘人爲善，引人處于大公；人人好善好公，則天下太平矣；人人營私作惡，天下大亂矣。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人，遇了多少異端，——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贊揚他們不置，是孔子的公處大處。所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二教，就有了偏心，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所以捏造許多「天堂地獄，閻王鬼卒」的話來嚇人；還是勸人爲善，不失爲公。甚至但崇奉他的教，一切罪惡，即可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宮，死了必落地獄，——刀山血池，油鍋寸桀，無所不有，這就是私了。所以世人做强盜，做屠戶的，削髮爲

僧，雖殺多少性命，罪孽就沒有了。至於外國的一切教門，更爲爭教興兵，開戰殺人，試問他與初心合不合呢？所以這等教就小了。若回回教，說戰死的血光如玫瑰色的寶石一樣，更騙人到極處了。惜儒教失傳已久，漢儒拘守章句，反遺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個通文不通道的脚色，他胡言亂道，做篇文章，名叫原道，真正到原道的反面去了；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爲君；民不出米，粟，絲，麻，奉其上，則誅。」據他說來，那桀紂很會出令，又很會誅民，是桀紂爲有道皇帝，那桀紂時的百姓爲不好了。豈不是非顛倒嗎？他又關起佛老來，倒又與和尙做朋友，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此老實在多事，弄得官也降職了。後來儒教的人，學孔孟之道太費事，不如弄兩句口頭禪，就算是聖門之徒，豈不省力？弄得朱夫子也不出這個範圍，只好從韓老的原道，去改孔夫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改捏，竟說不圓穩。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得小而又小，以至於絕。」子平聽說，肅然起敬道：「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異端，佛老倒不是異端，何故呢？」女子道：「皆是異端。」

先生要知「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執兩頭的意思；若異端當邪教講，豈不兩端要當枵杖教講，「執其兩端」便是抓住了他的枵杖呢？成何話說呀？聖人的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誘人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尙只攻佛，攻老，後來朱陸異同，遂操同室之戈。併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子？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個字，定成鐵案。」

子平聞了這番議論，連聲贊嘆道：『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誤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一流，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啓秀；又似一陣清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玉如錦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了子平的手。握着說道：『請問先生，此時比你少年時，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你手，「朴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

「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如何？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色如好德』，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

『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

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

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難道所說是天理不是人欲

嗎？舉此，可見聖人不是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

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卽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

甚爲困憊，又歷多時，更加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歡喜，如此亦發乎情也。以

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

，口難盤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是處亦不少。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

孔子所深惡而痛絕者也！……』說話未了，那蒼頭送了茶來，是二個舊綠色的古瓷茶

杯，放在桌上，清香撲鼻。只見那女子接過來啜了一口，又嗽了一口，都吐了炕前痰

盂之內；笑道：『今日無端談了道學，令我腐臭之氣，沾污齒牙，此後只許談風月，不

許再道迂腐之言。」子平諾諾連聲，却端起茶盃，喝了一口，異常清香，咽了下去，一直清到胃臟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的翻上來，又香又甜。一連喝了兩口，似乎那香味又冲到鼻子上去，說不出的好。問道，「這是怎麼茶葉，爲何這般清香？」女子道：「茶葉也不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虧這水，是東山頂上汲的泉水，故味清腴；又用松花作柴，砂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處吃的茶葉，都是外間買的，無非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了。」只聽窗外有人叫道：「瑛姑！今日有佳客，何不招我來陪？」女子連忙立起來說，「龍叔這樣時候還能來呢！」說着，那人已經進來，着了一件藍布百納大襖，科着頭，不束帶，又不着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丹砂，鬚如黑漆。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路上受驚了。」子平暗中詫異。當問，「先生貴姓？」那人道，「穩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道：「高仰高仰，拜讀佳作已多時了。」女子道，「也上坑坐罷。」黃龍子遂上坑，至坑桌裏面，盤膝坐了，說道，「瑛姑！你說請我吃筍，筍在何處呢？可以拏來我吃了。」瑛姑道：「前日正想去挖，偶然忘

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

子道：「不敢冒犯，瑛姑二字，是大名了？」女子道：「小名叫仲瑛，姊叫伯璠，故

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倦不倦？如其不倦，今宵良

會，可以不睡，明日遲遲起來最好。柏樹峪地方，路極險峻，很不好走，又有大雪，

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劉仁甫今天晚上檢理行李，大約明日午牌時，到

集上關帝廟來，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正好相遇了。」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

得遇諸仙，三生有幸！請問上仙誕降之辰，還是在唐在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

以知之？」子平說，「尊作題的『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不止五六百歲了。」黃龍子

道：「盡信書不如無書，此鄙人之遊戲筆墨耳，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起

茶杯，品那新茶。瑛姑見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擎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

道：「不敢！」亦舉起杯子，仔細品評。却聽窗外遠遠的吼了一聲，那紙窗颯颯的響

，那屋塵簌簌的落下來；回想路上光景，不覺毛髮森颯，忽然變色。黃龍子道：「這

是虎嘯，不要緊，山家裏看此種物，如你城市裏看騾馬一樣，雖知他會傷人，却不怕他

，因為相習已久，知他傷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人固避虎，虎也怕人的，故傷人的事，也不是常有的，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尚遠，何以紙窗竟為震動，屋塵竟為落下呢？」黃龍子道，「這就是虎威，因四面是山，空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此處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若虎到了平原，就無這個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欺侮了。卽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怎麼難受的事，只好回家對老婆孩子發發氣，在外面決不敢發洩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同那虎不敢下山，龍不敢出水的道理是一樣。」子平連連說，「不錯，不錯！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子道：「你念過千字文沒有？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小空谷，空谷就是個大虛堂。你在這門外，放個爆竹，此地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中的雷，比平原要響好幾倍，也是這個道理。」說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瑛姑！我多時不聽見你彈琴，今日難得佳客在此，何妨彈一曲，連我也好沾光一聽？」瑛姑道：「龍叔！這是何苦呢？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笑話！」申公在省

城裏好琴聽得多，何必聽我的山裏的趯鼓！不如我去取瑟來，請龍叔鼓瑟罷；這瑟城裏還希罕點兒！」黃龍子說，「也可，也可。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很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裏去彈罷；好在家女兒，比不得官宦家小姐閨房，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走下坑來，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坐。」瑛姑引路先走，子平在後，黃龍子又後。一同走過中堂，揭開門簾，進門是上下兩個榻：上榻安置衾枕，下榻堆積書畫。朝東一個窗下，一張方桌，面前有個小門。瑛姑對子平道：「這是家父的臥室。」進小門，地下駕空鋪了木板，彷彿迴廊似的，却有窗軒。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子；北窗望去，離山甚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向下一看，似極深的。忽聽砰礪一聲，彷彿如山崩下來，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角聲叶筌篋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脚下震動，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的樣子。

黃

龍子道：『莫怕！這是山上的凍雪，被泉水溜空了，大塊的滾下來，夾雪夾冰，又夾水聲，所以有這大的響呢。』說着，向北一轉便是一個洞門；洞不過兩間房子大。朝外半截，窗台上面，安着窗戶，其餘三面，俱坦平雪白的；頂是圓的，像城門洞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架樹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不勻的，都是磨得鏡光。几案也是古藤天然生就，不方不圓，隨樣製的。東壁橫了一個枯槎，獨睡榻子，榻旁放了兩三隻黃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雜物的了。洞內並無燈台，北窗上嵌了兩顆夜光珠，有巴斗的大小。光色發紅，不甚光亮。地下鋪着地毯甚厚。榻右立了一個曲局形的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草訂的抄本，不曾訂切過的。夜光珠旁，掛了些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又有那不認得的很多。瑛姑到得洞裏，將燭台吹息，放在窗戶檻上坐下。聽得外面嗚嗚七八聲，又接連響了多聲，窗子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虎多呢！』瑛姑笑道：『鄉下人進城，樣樣不識得，被人笑話；城裏人下鄉，却也是樣樣不識，恐怕也有人笑。』子平道：『你聽外面嗚嗚的抖，不是虎嗎？』瑛姑道：『這是狼嗥。虎那有這多呢。虎的音旺，狼的音尖，所以虎叫爲嘯，狼叫

爲嘯，古人下字眼，都有斟酌的。」黃龍子移了兩張小桌，擠下一張琴，一張瑟來。

瑛姑也移了三個杌子，讓子平坐了一個。彼此調了一調絃，同黃龍子各坐一杌。絃

已調準，瑛姑與黃龍子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彈慢剔，聲音悠柔。

一段之後，散泛相應，其音清脆。兩段之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

琴之綽注相應。初聽若彈琴鼓瑟，各自成詔，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

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難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頓繁；

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曲，所以聽得入殼。

因爲琴韻與瑟韻大相區別，格外留神。聽那瑟的音韻，在右手發聲，左手進退揉顫，

其餘音也就隨着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看他指法調頭，既而便耳中有音，

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間

；久之又久，身心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鏗鏘幾聲，琴瑟俱息，乃通見

聞，人亦警覺。欠身而起，說道，「此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過二年，見過多少高

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的琴，有漢宮秋一曲，以爲非凡響，與俗手不同；不想今日得

聽此曲，又高出孫君的漢宮秋萬萬矣。請教這是怎麼曲名？有譜沒有？」瑛姑道，

「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譜是從來沒有的。不但此曲塵世所無，卽洞中亦少人能彈，非外人所知。你們彈的，依着韻譜，一人之曲；如兩人合彈，彼也「宮」，此也「宮

」，斷不敢爲「羽」爲「徵」的；卽使三四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

我們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的，則謂「合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

「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爲別解久矣。」當時瑛姑立

起身來，向西壁一個小門，開了，大聲喊道：「不知甚話，聽不清楚。」黃龍子亦立

起身，將琴瑟掛在壁上。子平於是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光珠，到底怎麼樣

子，以便回去，誇談於人。及走到珠下，伸手一摸，那夜光珠却甚熱，有些烙手。

心裏詫異：「這是怎麼道理呢？」看黃龍子琴瑟已掛好，便問道，「先生！這是怎麼

珠？」黃龍子笑答道：「驪龍之珠，你不認得麼？」子平又問，「驪珠怎麼會熱？」

黃龍子道，「這是火龍所吐，怎麼不熱呢？」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

對呢？ 雖則是火龍所吐，難道永遠是熱的嗎？」 黃龍子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

有不信的意思。 既不信，我把熱的道理，開給你看。」 那夜明珠旁，有個小銅鼻子

，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的，張開來了。 原來是個珠壳，內是很深的油池，當中用

棉花綫捲的燈心，外面用千層紙做的燈筒，上面有個小烟囪，從壁子上出去，上頭有許

多黑烟，同洋燈的道理一樣，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 看過也就笑了。

再看那珠壳，原是大螺蚌壳磨出的，所以不及洋燈光亮。 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

買個洋燈，豈不省事呢？」 黃龍子道：「我們山裏，那有洋燈買呢？ 這油就是前山

出的，與你們用火油是一樣的；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光色俱濁，把他嵌在壁子裏頭

呢！」 說過，便將珠壳關好，依然是兩顆夜明珠了。 子平又問：「這地毯是什麼做

的？」 答道：「俗名叫簞草，因為可以做簞衣用的。 將簞草半枯時候，采來晾乾，

劈成細條，和麻織成的。 這是瑣姑自己親做起來。 因山地潮溼，所以先用雲母鋪了

，再加鋪簞毯呢；人就不受病了。 這壁上也是用雲母粉，和那紅泥膠塗的，可無潮溼

，又禦寒氣，比你們用石灰好得多呢。」 子平又看壁上，懸着一物，好似彈棉花的弓

却安了無數絃綫，知道是個樂器。就問：「叫做何名？」黃龍子道：「此物名為箜篌。」用手撥撥，也不甚響的，就說道：「我們小時讀詩，題目裏就有箜篌，不知道是這個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何如？」黃龍子道：「單彈沒有怎麼意味，待我看看時候何如，再邀一個客來就好。」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說：「此刻不過亥時，桑家姊妹恐沒有睡呢，去請一請看。」遂向瑛姑道：「申公要聽箜篌，不知桑家阿扈，能來不能來？」瑛姑道：「等蒼頭送茶來，叫他去問。」於是各人坐下。蒼頭捧進黃泥小爐子，一個水瓶子，一個小茶壺，幾隻小茶杯，安放在矮几上。瑛姑說：「你到桑家問扈姑勝姑睡未？能來不能來？」蒼頭一諾去了。此時三人在靠窗一個梅花几間坐着，子平靠窗台更近。瑛姑取茶送與二人，大家靜坐吃茶。子平看窗台上有幾本書，取來一看，面子上題了四個大字，曰：此中人語。揭開一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句子的歌謠最多，俱是手錄的，字跡娟妍。看了數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一張花綫，寫了四首四言詩，是個單張紙。想要抄下，便向瑛姑道：「這紙我想抄去，未知可以不可以？」瑛姑拏去看了一看，說：「你歡喜

拿去就是。」子平接來細看，上寫道：

銀鼠諺

東山乳虎，迎門當戶；明年食麋，悲生齊魯。（一解）

殘骸狼藉，乳虎乏食；飛騰上天，立豕當國。（二解）

乳虎斑斑，雄據西山；亞當孫子，橫被摧殘。（三解）

四鄰震怒，天眷西顧；斃豕殪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說道：「這詩彷彿古歌謠，其中必有事跡，請指教一二。」黃龍

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語，必不能爲外人道矣；閣下靜候數年，便會知道。」璵姑道

，「乳虎就是你們毓太尊，其餘你慢慢揣摩，也就可以知道的。」子平會意，也就不

往下問了。其時遠遠有笑話聲，一息工夫，只聽迴廊上有許多腳步聲，頃刻已到了前

面。蒼頭先進來報道：「桑家姑娘來也。」黃璵二人，接上前去，子平也立起身來。

只見一個約有二十歲上下年紀，穿着一件紫色花襖，下着燕尾青的裙子，頭上倒梳雲髻

髻，挽了個墮馬妝；後面一個，約有十三四歲，着了個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袴子，頭

上正中挽了個髻子，插了一朵慈菰葉的翠花，一步步娉婷而來。彼此讓了坐。瑛姑介紹，先說，『這是城武縣的申老父台的令弟，今日趕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龍叔也來，大家談得高興，申公要聽聽瑛姑，所以有勞二位芳趾。擾破清睡了，得罪得很！』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鄙俚之音，難入高耳。』黃龍子說，『無庸過謙了。』瑛姑指着年長者，對子平道：『這位是扈姑姐姐。』又指年幼的道：『這是勝姑妹子。——都是我們貼緊的隣居，平常也甚相得。』子平也說兩句客套的話。却看那扈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唇紅，齒白；於豔麗之中，有股英俊氣象；那勝姑幽秀俊俏，眉目清爽。那蒼頭進來取水瓶；將茶壺注滿；清水注入茶瓶；即退了出去。瑛姑取了兩個杯子，各敬了茶。黃龍子道：『時候不早，請起手罷。』瑛姑於是取了瑛簪，一遞給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說道，『我彈瑛簪不及瑛妹；我却帶了一枝角來，勝妹帶了鈴來，不如瑛妹彈瑛簪，我吹角，勝妹搖鈴罷，豈不俱妙？』黃龍子道：『甚好，甚好；就是這樣辦了！』扈姑道，『龍叔做什麼呢？』黃道，『我做聽。』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聽！龍吟虎嘯，你吟罷。』黃龍子道，

「水龍總會吟，我是田龍，只會潛而不用。」瑛姑說，「有了法子了。」即將筓篔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過一架磬特來，放在黃龍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幫襯音節罷。」扈姑遂從襟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玄玉一般；先緩緩吹起來。原來這角上有個吹孔，旁邊有五六個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是巡街兵吹的海螺聲音。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悲壯跌宕。瑛姑也將筓篔取在膝上，將弦扣好。勝姑將鈴取出，左手掀了四個，右手掀了三個，亦凝神看着扈姑。只見扈姑角聲一闕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個鈴，同時取起，啾啾響起了。那鈴搖起之時，瑛姑亦將筓篔舉起，蒼蒼涼涼，緊摘慢鈎，連批帶拂。鈴聲已止，筓篔丁咚斷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個鈴便參差不一，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穩几仰天，撮唇齊口，發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鈴聲，弦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雜沓聲，旗旌熠燿聲，干戈擊軋聲，金鼓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子舉起磬來，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鼓，協律諧音，乘虛蹈隙。其時筓篔漸緩，角聲漸底，惟餘清聲鏗鏘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衆樂俱歇。

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勞衆位，感戴之至！」衆人俱說：「見笑，見笑。」子平道：「這曲叫什麼牌名？何以有如許殺伐之聲呢？」黃龍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筮篠所奏，無平和之音，多半淒清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扈姑對瑛姑道：「瑛姑怎麼多日不歸？」瑛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鬧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歸來。」勝姑道：「小外甥子什麼病？怎麼不趕緊醫治呢？」瑛姑道：「可不是呢。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吃壞，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又說了許多家事，遂立起身來告辭去了。子平也立起身，與黃龍子說：「我們也前面坐罷。此刻諒有子正的時候了。」瑛姑娘也要安睡呢。」說着，同到前面來，仍從迴廊走過。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灼亮，下半截烏黑了。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瑛姑道：「二位就此地坐罷，我送扈姐出去。」到了堂屋，扈勝止住道：「不用送了，我們也帶個蒼頭來，在前面候着呢。」聽他們唧唧啾啾，說了好久，瑛姑方回。黃龍子道：「你也回罷，我陪坐一刻呢。」

瑛姑就告辭回房，說：『申先生就在此榻安睡罷，我少陪了。』瑛姑走後，黃龍子道

：『劉仁甫却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真呢。山林有餘處，城市恐不足，大約一年的緣

分，你們是有的；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改動了。』子平便問，『一年之後，是什

麼光景呢？』黃答，『不過小有更動。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

不同了！』子平又問，『是好是壞呢？』黃答：『自然是壞了！然壞即是好，好

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子平道：『這事我更不懂了。好竟是好，壞竟是

壞；如先生這個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務請的實指示！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

，什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稽之口頭禪，聞之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

如撥雲霧見青天，不想又說這樣懂話來，豈不令人悶煞？』黃龍子道，『我且問你：

比如這個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參半了。那初三，初四

的月亮，只有一牙。請問他什麼緣故：過了此日，就慢慢的長滿了？十五以後，又

慢慢的缺暗了呢？』子平道：『這個道理，容易明白。因為月球，本來無光，受了太

陽的光反照，所以朝太陽的半個是明的，背太陽的半個是暗的。初三，初四，月身斜

對太陽，所以眼看只有三分明，七分暗了，就像一牙似的。其實，月球并無分別，只是半個明，半個暗。盈，虧，圓，缺，都是人眼現出來的景像，與月球毫不相涉。」

黃龍子道：「你既知道這個道理，應須明白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明暗一個道理。」

子平道：「這個道理，不能與月球有圓缺，有明暗，相提並論：那月是暗的半邊向人，人就說月黑了；明的半邊向人，人就說月明了。初八，廿三的月，人正對伊側面，所以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的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飛到月球上面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呢。究竟半個明，半個暗，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明的，終久是半個明；半個暗的，終久是半個暗。若說明即是暗，暗即是明，理性終不能通。」

正說得高興，忽聽背後有人叫道：「申先生你錯了。」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章 飄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簞篋

老
殘
游
記
卷三

老殘游記卷二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獬犬流災化毒龍

却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辯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一看，却是瑛姑，業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襖子，小腳褲子露出一雙四寸金蓮，着了一雙靈芝頭的鞋，愈顯伶俐俊俏。那一雙秋波，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申子平連忙立起，說，「瑛姐還沒有睡嗎？」瑛姑道：「我本要睡，聽你二位談得興濃，故來聽二位的高論，好長些學問。」子平道：「不才那敢辯論；只是生性愚魯，一時不得澈悟，所以求黃公討論指教呢。方才姑娘說我錯了，請指教一二！」瑛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仔細想想。大凡人都聽人什麼說，便是什麼話不能達出自己的聰明。方才說月球，半個明的，半個暗的；……試思月球在天上，動物呢，不是動物？月球繞地，是人人曉得的，既曉得繞地，則不能不動，不能不轉，是很明的道理呢。月軌既轉，何以對着太陽的是明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爲明爲暗，于月球本體毫

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代以後三教的子孫，揆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做了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將聖賢名教，一暨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為奇的事。不生不死，不死不生，即死即生，即生即死，那會錯過一絲毫呢？」申子平道：「方才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了，今又為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入糊缸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就大不同的情形，開示一二！」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說，閣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閣下想必也曉得的。」子平答應一聲道：「是。」黃龍子又道：「此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此名為轉關甲子，一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易；同治十三年甲戌，為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為第二變；甲午為第三變；甲辰為第四變；至甲寅則清祚早更，國由新造，為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的生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都是親身閱歷，倒也是個極有意味的事。」子平道：「前三甲更動，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為同治帝昇天，大局為之一變

；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爲日本侵我東三省，俄德出爲調停，藉收漁人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見過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呢？」黃龍子道：『將來北方有義和團拳匪出現了；大抵起于戊子，現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其暴發也勃然，而其漸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宮闈將相，下至士庶匹夫而止；其主義爲壓漢驅洋。又有南方革命之舉，起於戊戌，而成於甲辰；庚戌之中，辰戌一冲而暴發，其興也漸進，其成也迅速，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將相，下至士夫，而主義爲改正革命之舉，所以開文明也。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疑，滿漢之疑忌，盡皆消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笋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籜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爲花萼之象；甲寅之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尙不足與西方諸國並駕齊驅。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尙遠，

非三五十年事也。」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又問道：「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爲什麼要生此許多劫數呢？」俗語說，這叫做瞎鬧。」黃龍子點頭長嘆，默無一言。

稍停，問子平道：「你莫非改上帝爲獨尊無二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了。」

黃龍搖頭道：「還有一位尊神，比上帝還要尊呢。」子平大驚道：「這就奇了！不

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人，卽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呢。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就不知阿

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嗎？」子平道：「那却曉得，然我實不信。」黃龍子道：「這

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這阿修羅王之事，那也絲毫不錯的。

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戰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什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了若干年，又來

害人？不知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個不仁不智

之上帝呢？足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

之不同，彼一國卽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勝，則兩國仍

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王與上帝，便是平等之國了。而上帝與阿修羅，不能出這尊位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子平忙問道：「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上帝亦不敢違拗他。我說個比方與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夏天之樹木，百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上便容不了，又到何處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將霜雪寒風出來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是阿修羅王部下了。可知一生一殺，都是勢力尊者所作用的。此尙是粗淺的比方，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非一朝一夕所能談得盡的。」瑛姑聽道：「龍叔！何以今日發出許多奇關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過，我也未曾聽過呢？究竟還是真有個勢力尊者，還是龍叔自撰的寓言？」黃龍子道：「你想，有一個上帝沒有？如有一個上帝，定然有一個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那阿修羅，都是勢力尊者的化

身。」

璵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

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個無極；上帝同阿

修羅王合起來，就是個太極了。對不對呢？」

黃龍子道：「是的，不差。」申子

平亦欣然起立道：「被璵姑一講，連我也明白了。」

黃龍子道：「是却是了，然而被

你們一講，豈不上帝同阿修羅，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

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

「無極」「太極」的妥當。

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二人，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且等我慢慢說

與你聽。這個勢力尊者，即主持太陽宮者是也。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憑這太陽為主

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太陽部下的勢力，總是一樣，並無分別。又因這感動力相交

，生出種種變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

一書，專講爻象。何以謂之爻象？你且看這「爻」字，……乃用手指着桌上畫道，

「一撇一捺，這是一交；一撇一捺，又是一交；天上一切事理，盡在于兩交之中。

初交爲正，再交爲變，一正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極了。這個道理甚精微，他們

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爲正，異名相乘爲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

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

矣。」只有個再，沒有個三。話休煩絮，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說一番。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過去，也就沒事。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革」呢：革是個皮，卽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着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致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應卦爻，不在小覷了他。諸位切記，若攬入他的黨裏去，將來也是跟着潰爛，送了性命的。小子且把澤火革卦，演說一番：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就是溪河。溪河裏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明明是個好字呢？爲怎麼澤火革，便是個凶卦呢？偏又有個水火既濟的個吉卦，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這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個水火既濟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就成了澤火革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個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個革象。你看，象辭上說道：澤火革，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妒，這個人家會好嗎？初起總想獨據一個丈夫，及至不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就損傷丈夫也不顧了，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這叫做嫉妒婦之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南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相照的還要清爽。那些南革的首領，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聰明出衆的人才；因為所秉的是婦女陰水嫉妒的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由憤懣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於是同類相呼，水流濕，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鈎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一發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無成無着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或阿，衣，烏，愛，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瑛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玉帝失權，阿羅修當道，——

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這是自然。聖賢仙

佛，誰肯做這些事呢？」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失權？」黃龍子道：「名為

失權，其實即是讓權。并讓權二字，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

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

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

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

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天，下至七十二地窖，人，非人等，共總兩

派：一派，講公理的；就是上帝部下，——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

羅部下，——鬼怪妖魔。」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

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

久矣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寓言。他說：那烏鷄國王，現坐着的是

個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鷄國金鑾殿

上的假王；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真

王請出來。等到真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着呢：『……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

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

其講公理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還有一個祕訣，我儘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他却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以聘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却被破了。南革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豔的處所，——可知道世道

却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託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闢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非常佩服。再要問時，聽窗外的晨鷄，已經喔喔的啼了。瑛姑道：「天可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欹，已經鼾聲雷起。申子平把將剛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下。

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忙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盤幾碗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說着，瑛姑已走出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你早去也是無益的；劉仁甫午牌時候，方到關帝廟，用過中飯去不遲。」子平依着，再坐數時，用過飯，辭了瑛姑，逕奔山集上。看那集上，人煙稠密。店鋪雖不多，兩面擺地攤，售賣農器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問了鄉人，纔尋着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

到。見過，敝了寒溫，便將老殘書信取出，遞給仁甫。仁甫接函說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門規矩；才具又短淺，恐怕有累令兄的政事之聲；總是不去爲妙。因爲接着金二哥捎來鐵哥的信，說一定要去的；又恐住的柏樹峪地方，路途難走，恐覓不着，所以迎候在此，面辭一切。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並不是躲懶，又不是裝矯，實在恐不能勝任，有誤尊事呢；務求原諒。」子平道：「不必過謙，家人來，恐不敬，所以家兄特使小弟，遠涉軀程，敦請先生的；萬勿推辭！」劉仁甫看勢難辭，只好應允。遂安排已事，料理清楚，然後同申子平同到城武縣署。見過申東造，彼此談了欽慕之意，果然待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咐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光景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却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南城，覓店住宿，看那街上客店，都住滿了客，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無此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在躊躇，

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晨一早可以走了。」

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

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不管好歹，湊付一間罷。」

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快去，或者還可以暫住呢。」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

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臉水，拿了一枝線香燃着，插在桌上的爐內，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什麼這樣熱鬧，各店都住滿了客？」店小二道：「刮幾天大

雪，又打了北風，河裏的冰，有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渡，恐怕碰上，就要壞了。到

了昨日，上灣子冰插住了。道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冰，把幾

隻渡船，冰得牢牢的。昨日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台回話；走到此地，過

不去了。縣衙門裏派了地保，雇了許多民夫打冰，今兒打得一天，看看可以過了，只

是歇手，就凍上了。你老看客店裏都住滿，俱是走不過去的人。我們店裏，今晨還

是住滿，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沿河看了半天，說，「這冰是打不開了，

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到維口去，有怎法子沒有法子，也到那邊再打算了。」午牌時候，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直沒有屋子住呢！」店小二話已說完，將行

李舖好。老殘洗過面，把房門鎖上，走了出來。先到河隄上看看，見那黃河從西南

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面相距不到二里；若以

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七八

寸厚。再向冰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一塊一塊落下來，到此被前面攔住

，走不過，就積住了；後來的冰趕上，與前面積住的冰相撞，如洪鐘般响，後冰又被

流水逼住，就溜過前面去了。那河身雖有百丈寬，當中大溜的，不過二三十丈；兩邊

俱是平水。那平水已結成冰了；冰面被那岸上沙土吹滿，好似沙灘一般。中間一道

溜河，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那走不過去的冰，擠到兩邊；平水上的冰，被亂冰

擠破了，往岸竄出，有五六尺遠。許多破冰積起來，像個插瓶似的。看了一點多鐘

的工夫，老殘復往下游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多

個人，都拿的木杵打冰；向前打些，又向後打些。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樣打。

看着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下，原來月光已經放了。回到店中，開了門，喊店小二點上燈。吃過晚飯，又到隄上閑步。

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已穿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當得起冷呢。只見那打冰的船，還在那裏打，每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望去，彷彿有「正堂」二字，一面有「齊河縣」三字；——由他去了。

抬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都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雲在月下，月在雲上，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了呢。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詩，若非經閱北方寒像，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呢？這時月光照滿地上，抬起頭來，天上的

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方北斗七星，也像淡白點子光了，還算看得清楚呢。那北斗斜倚着紫薇星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如駛的過去，如何結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人，只是怕就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將來是怎樣個結局？國事如此，丈夫何以爲家？」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的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件物件挂着，用手一摸，原來兩邊是滑溜溜的兩條冰。初起不懂這物那裏來的，既而想着，自己也笑了。原來方才滴下的淚，天寒就凍在臉上。立着的地下，必有許多冰珠了呢。回到店裏，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隄上看看，兩隻打冰船在河上，已凍牢了。問了隄旁人，說：「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就凍住了；往後打去，前面又凍住了；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不如等到冰結實了，從冰上走罷。」因此老殘也用這個法子了。閑着無事，到城裏散步一會，只見大街上有幾家鋪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

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不甚驚異。遂回店中，打開書篋，取了一本書來，是八代詩鈔，記得在省城裏，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當謝禮的；在省城事忙，未及細看，就藏在箱內；趁今日無事，仔細看一遍：原來二十卷書；頭二卷是四言的；卷三至十一，是五言詩；十二至十五，是近體詩；十六至十七，是雜句；十八是樂府；十九是歌謠；二十是雜誌。再把那細目翻揭一看，見近體的，選了謝眺的二十八首，沈約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眺的五十四首，沈約的三十七首；心裏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十二卷，同取出，看看實分不出近體古體來。心裏又想：『這詩是王叔綰運選的，這人負一時盛名，而湘軍誌一書，做得委實不差，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鈔選的未愜人意呢？』既而又想：『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些呢。不管他怎樣，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罷！』

看了半日，復到店門口閒立。立了一會兒，方要回身，見一個戴紅纓帽的家人，走到前面打了一個千，說，『鐵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說着，

心中記不起這個人是誰的家人。那家人知道老殘記不起，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

敝上是黃應圖老爺呢。」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常到你

公館裏來，怎麼就認不得了？」黃升道：「貴人多忘事咧。」老殘道：「人是不貴

，事却多忘。你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什麼地方？我在此地正悶，要找你貴上談天

去。」黃升道：「敝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辦

齊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消差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間房子

？」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這個西屋裏。」黃升道：「敝上也住在上房北屋裏，

前兒晚上到的。前些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住到這裏呢。此刻在縣

裏吃午飯，吃過了飯，李大人留住談話，不知道晚飯回來不回來吃的。」老殘點點頭

，黃升就去了。原來黃應圖名人瑞，年紀三十多歲，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

，與軍機達賴密知己，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至山東來投効河工，有軍機的八行，撫

台是格外照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就可過班，便是知府大人了。人倒不俗，在省城與

老殘時相往來，故此認得老殘的。

老殘又在店門口，立了一會，回到房中，差不多黃昏時候了。房裏又看半本詩，燈已昏了；接上蠟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嘴裏喊道，「補翁，補翁！」老殘連忙立起來看，正是黃應圖，彼此作了揖，坐了，各自談了些別後事情。黃人瑞道，「補翁諒沒有用過晚飯，我這裏雖有人送了個一品鍋，幾碟熱炒，恐怕不中吃；倒是我早起叫廚子做的一隻蘇菰雞，還可下口；請到我屋子裏用飯罷。」古人云：最難風雨故人來，這凍河無聊，比風雨更難受呢；好友相逢，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叫，我自己也要來叨擾的。」人瑞看桌上放着的書，順手拿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算選得好。」隨使看了幾首，丟下說道：「請到我屋子裏坐罷。」於是兩人出來，老殘把書理了一理，拿了鎖，將門鎖了，就隨着人瑞進上房來；是三間屋子，一個套房，門上挂着一幅呢帘，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桌子上鋪了一塊漆布。人瑞問，「好了沒有？」家人說，「還須等一等，雞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拿碟子來吃酒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抹淨，擺上四幅杯箸。老殘問，「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杯盤安設定妥，

只有兩把椅子，又出去尋椅子。人瑞道：「我們炕上坐坐罷。」那西首原有一個土

炕，炕上鋪滿了墊褥，上面鋪了一張大虎皮毯，中間安放盤子，盤中煙具；兩邊又鋪狼毯，當中將煙燈點起，晃晃的太谷燈，分外明亮。何爲叫做太谷燈？因爲山西地方

，財主最多，却人人嗜煙，所以這太谷煙具，比別省精緻。這個燈樣式也好，火光

又足，五大洲數這爲第一呢。可惜出在中國，若是出在歐美各國，第一個造燈的人，

各報館替他揚名，國家就要給他專利憑據了；無奈中國素無此例，獎給提倡工藝的人，

所以大谷地方，第一個造燈人，同那籌州造斗字的人，雖能使器物利用，遍行天下，而

自己聲名却埋沒。雖擇術不正，可知時會使然。閑話少說。那盤中又有景泰藍

的盒子，兩枝廣竹煙槍。人瑞讓老殘上首坐，自己在下首躺下；隨手拿枝籤子，挑烟

來燒，說道：「補翁是不吃嗎？其實這個東西，吃了費時失業的，自然害人的；若不

上癮，隨便消遣，倒是個談心的妙品，你何苦拒絕呢？」老殘道：「我吃煙的朋友甚多

，爲求他上癮，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套上了。至上癮後，不但耗費人財，又成

了終身之害！我看你老哥，總是不消遣爲是！」人瑞道：「自有分寸，斷不上這個當

的。」說着，只見門簾一响，走進二個妓女：前頭一個十七八歲的，鵝蛋臉兒，後頭一個瓜子臉兒，十五六歲。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個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老殘指道：「這位是鐵老爺，是我省裏的朋友；翠環，你伺候鐵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十七八歲的一個，挨着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那十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到老殘身旁。老殘就脫了鞋子，挨進炕內，盤膝而坐。那翠環就側着身坐下了。老殘對人瑞道：「我聞人說此地素無堂子，現在怎麼也有了？」人瑞道：「是沒有的；他們姐兒在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爺媽是城裏的人；他媽同他姐兒，俱住在二十里鋪；前月他爺死了，他媽恐他跑走，所以一同回來的。這是我住此悶極無聊，叫他找來作伴。這個叫翠花，那個名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殘笑道：「不用瞧，你說的還會錯嗎？」翠花倚住人瑞，對翠環道：「你燒口烟給鐵老爺呼一口。」人瑞道：「鐵老爺不吃烟，叫他燒起給我吃罷。」把籤子遞與翠環；翠環鞠着腰燒了一口，遞給人瑞道：「大人請用。」人瑞接口，扯呼完了，翠環再燒。那家人把一品鍋與碟子擺好，說，「請老爺用酒。」人瑞立起

身，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命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在下橫頭。翠花拿過酒壺，把各人酒杯斟滿，放下酒壺，舉箸先敬老殘的菜。老殘道：『不用攔菜，各自便罷。我們不是新娘子，自己會吃的。』又攔了黃人瑞的，人瑞也替翠環攔了一筷菜，翠環連忙立起身來說：『不敢，不敢；』又替翠花攔了一筷，翠花說：『我自吃罷；』就用瓢子接過，遞到嘴裏吃了一些，就放下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翠環只是答應，並不動手。人瑞忽然將桌子一拍，說，『是了，是了。』遂喊了一聲『來嘍！』只閃見外走進一個家人來，離席六七尺立着，人瑞叫他走近耳邊，說了一句話，家人答道『是，是，』回頭就出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個漢子，手裏拿兩把絃子：一把給了翠環，一把遞給翠花；嘴裏向翠環說，『叫你吃菜，好好服伺老爺呢。』翠環彷彿聽不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漢子又道：『叫你吃菜，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道：『知道了。』當時就拿起筷子，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攔了一塊，布了老殘。老殘道：『不用布最好。』人瑞道：『我們先乾了杯罷，讓他姐妹唱兩曲，給我們下酒。』說着，他們三絃子均和好了，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鍋內，撈

了半時，一樣沒中吃的菜；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都有徽號，你知道不知道？」

老殘說：「不知道。」他便用筷子指着，說道：「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這叫百折不迴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這叫臣心如水的湯。」說着，彼此大笑一回。他們姐兒兩個曲唱完，又唱第三曲了。家人捧上自己燉的蔴菰雞。老殘道：「酒很夠了，就趁熱盛飯來吃罷。」家人當時端上四碗飯來，翠花接過，放在各人面前，泡了雞湯。用完飯，擦了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家人撤去殘肴，四人都到炕上；老殘敬在上首，人瑞敬着下首；翠花敬在人瑞的懷裏，替他燒烟；翠環坐在炕沿無聊，撥弄弦子。人瑞道：「補兄！我多日不見你詩，今日也算他鄉遇故知，也該做一首，我們拜讀拜讀。」老殘道：「我這兩天，見凍河，頗想作詩，正在打算寓意，被你一陣亂攪，將我的詩意攪壞了，攪到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別恃強拒捕，我將要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哈哈大笑。老殘道：「有，有。天明寫給你看罷。」人瑞道：「不行！你看，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是特備你題詩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題的。」

人瑞將槍一放，說道：『稍縱即逝，能由得你嗎？』就立起身，跑到房裏，拿了一枝筆，一塊硯，一錠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倒了點冷茶，磨起墨來，一刻間磨好了，說，『您寫罷。』人瑞取了筆子道，『翠花你執燭，翠環捧硯，我掃去灰塵。』把枝筆遞在老殘手裏。翠花擎高燭台，人瑞先跳上炕，將新粉的一塊壁上，將灰刷淨，招手道：『來，來！』老殘笑道：『你真會鬧，』也就站上炕去，將筆蘸飽，舉起手就在牆上，七倒八歪的寫起來了。翠環恐怕硯上墨凍，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裏了細冰；筆頭越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凌復相亞；
河曲易爲塞，嵯峨銀橋架；歸人長咨嗟，旅客空嘆咤；
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凄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個「江右黃人瑞」

罷！』人瑞道：『那可要不得：冒了會做詩的名譽，擔了個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個「補殘」二字，跳下炕來。翠花姊妹放下硯台燭台，都到

火盆邊上去烘手，看炭已將燼，就取了些生炭添上。老殘立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拱手道：『多擾多擾，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天聽見一件驚天重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離奇的情節，正要與你商議，明天一黑早就要復命的。你等我吃兩口烟，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件怎樣案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章 媿媿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吃了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也就隨便躺下了。翠環此刻，也有些相熟了，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你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真是不錯。但這詩上，也興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自然興說的。』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時候，過往客人甚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出兩個意思：上等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大，天下人都不在眼裏；次一等的人，無

非說姐兒長怎麼好怎麼醜的意思。你老才氣大不相同，我們是猜度不到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麼都是大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說一句傻話，既是沒才的這們少，俗語說得好，物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成了寶貝嗎？這且不去管他，那些說姐兒長的好的人，無非是我們眼前幾個人，有些連眼睛鼻子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西施，就是比王嬌；不是說他沉魚落雁，就是比他閉月羞花了。我不知王嬌是誰，有人說昭君娘娘卽是呢；我想昭君娘娘，同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模樣子的人嗎？想是靠不住了。至於說姐兒恩情怎樣好，怎樣愛，——我有一回發傻，去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犯了一夜；天明問他討兩把銀子買買花粉，他就反轉面皮，直掙着脖子，亂嚷道：「我正賬昨夜開發了，還要什麼花粉錢？」那姐兒再三央告說：正賬的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贖下都是領家的媽拿去，一個錢也不放出來，俺們的胭脂花粉，身上穿的衣裳，都是自己買的；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向他要錢，只是住宿的老爺們，可以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哀告，給他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擲，還要撅着嘴說道：「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

西，混賬忘八蛋！」你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首詩，是沒有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老殘笑道：「各師父，各傳授；各做法，各變法；俺們師父傳俺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呢。」黃人瑞剛纔把筒烟吃完，放下煙槍道：「真是人不能看貌相，海水不能斗量！做詩不過造些謠言，這些話真被那孩子說着了！從今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孩子們笑話。」翠環道：「誰敢笑話你老呢？我們是鄉下人，沒見個世情的，孩子胡言，老爺不要見怪，我給你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磕了個頭。人瑞道：「誰怪你呢？實在說得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旁觀者清，當局者混。」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說那希奇古怪的案情，既是明天一早要復命的，這麼還要慢慢騰騰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講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明天的冰，能開不能開？」答道：「冰是不能開。」問：「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答：「不能動身。」問：「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怎麼要事沒有？」答：「沒有。」黃人瑞道：「却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

幹怎麼？當此沈悶之時，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作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比不上牽牛花淡竹葉嗎？剪燭品茶，也就很有趣味的。我對

你說，在省城裏，你忙我也忙，總是暢談沒有個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

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是沒有談心處。你看一天說到晚，還說沒有地方說話呢？大

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省城裏那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強

的人，瞧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人，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

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同，心地就不同了：他自以為比我強，他就瞧不

起我；他自以為不如我，就要妒忌我了。真沒有談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局外的

人，今日難得相遇，我素來欽仰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偏要走，怎麼教

人不難受呢？』老殘道：『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我回屋子也是坐着

，何必矯強呢。因為你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說說情話，或者打兩個皮料兒，嬉笑

嬉笑，我在這裏不便呢。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吃生猪肉的人，做什麼假規矩

呢？」人瑞道：「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一抹，露出臂腕來，給老殘看，說道，「你看這傷痕，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那腕上，一條青的，一條赤的。人瑞道：「你看臂上如此，身上更可慘呢？」翠環！你把身上解開看看！」翠環這時淚珠兒已落下許多了。翠環說，「看什麼，怪臊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傻不傻，看看有什麼羞？難道做了這項營業，還害臊呢？」翠花這時眼眶也攔下淚道，「別要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畔一說，不知說了什麼話，人瑞點點頭也不作聲了。老殘此刻躺在炕上，心裏想：「這些人，都是良家女兒，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許精神，費了多少辛苦，痛愛憐惜，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成人，因過年寒飢饉，或父母好嫖，好賭，好煙，或費官司，弄到萬不得已時候，將女兒賣到這個門戶人家來；被鴇母逼打，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鴇母慘毒，真是一師傅授的，都是一樣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中含住了淚。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面一人，擱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的家人，帶了進來，送到裏房去了。那家人出來，

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討了鐵老爺房門上鑰匙來，將翠環的行李搬進去。」老殘道：

「自然也搨到你們老爺房裏去。」人瑞道：「得了！別要想生豬肉吃，把鑰匙給我

罷！」老殘道：「這個不行，我從未幹過這事。」人瑞道：「你是汙闊，而今果然。」

人瑞又說，「我早囑咐過了，錢也給他了，你何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

我明兒給還你就是；既已付了錢，他老搗也沒有什麼多說了，怕他什麼呢？」翠花道

，「你當真叫他回去，逃不了一頓棍兒，總是說他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

子，今兒送他回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來，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叫的人，干

我甚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黃人瑞道，「我原是為你叫來，我昨兒已經

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不是要你一定如此。昨

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慰個寂寞，也解他兩頓打，那是積

德的事呢。我先是因他們規矩，不留夜不准動筷子的，倘若未黑時來，餓到半夜回去

，還受一頓棍兒，他老搗總說：「客人既留到這個時候，自然是愛你的，還會回來，一

定是應酬不好，」所以逃不過一頓打。故我告訴他，都已留下了，你不見他夥計叫翠

花吃藥嗎？這就是他的暗號呢。」說到此，翠花向翠環道：「你自己告求鐵老爺，鑒憐鑒憐你罷。」老殘道：「我非爲別的，錢是照數給你，讓他回去，他也心安，我也心安呢。」翠花鼻子哼了一聲說，「你心安，是真的；他的心，恐不大安了。」

翠環側着身子，把臉兒向老殘道：「鐵老爺！我看你老樣子怪慈悲得很，怎麼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呢？你老屋子的炕，有一丈二尺長，你老鋪蓋，不過三尺寬，還多着

九尺地方，捨不得給孩子避一宿呢？倘若賞臉，叫我們伺候，裝煙倒茶，都會做的；

倘若嫌惡，也求你老包涵，賞個炕角混一夜，就是大恩典了。」老殘伸手將袋內鑰匙

取出，遞與翠花說道：「任你們怎麼去攪罷。只是我的行李，動不得呢。」翠花站

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駕，請你着我們夥計，將被服送進去了，把門鎖上！」那家

人接着鑰匙去了。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兒，問道：「你是那裏人？你搗母姓什

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的母姓張……」說了一句，便不說了，袖

內取出一塊手帕來，將眼淚揩了又揩，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

自己家裏的事，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不說罷了，何苦這般難受呢？」翠環道，

「我原沒有家的。」翠花道：「你老別要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時挨

打。其實，也怪不得他。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去年纔賣到我媽這裏來，他自小沒受過磨折，所以種種不討好；俺媽待我們孩子，算頂慈善呢。他到明年，恐怕如今年的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你

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爺們叫你來尋開心的，你自己倒哭開心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熬了一肚子

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和黃老爺，是沒有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黃人瑞在旁大聲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黃老爺肚

裏熬的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也拴着臉，撲嗤的笑了一聲。原來翠環也知道客人房裏，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自

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觸起他傷心，故眼淚不由直穿出來，要忍也忍不住了。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哭個夠，也算痛

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怎樣體帖，可見世界男子，不是個個人將女兒作糞土踐踏的；只不知道像這等人，世界上多不多呢？我今生還能遇見幾個？』

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還有咧。』只顧這們盤算，把剛才傷心的事，就忘記了；反側着耳朵，聽他們再說怎麼話。被黃人瑞喊着，要託他替哭，怎樣不好笑呢？所以

含着兩包眼淚，撲嗤的笑一聲，並抬起頭，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看了這個情形，越發笑個不止。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傻笑，只好糊裏糊塗，陪着

他們嘻嘻的喘了一回。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呢？』翠花！你說給我聽聽。』翠花道：『他是這隣邑齊東縣

人，他家姓田，在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店。他父母只養活了他，還有個小兄弟，今年纔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這大清河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地，足值一百多吊錢呢。他二頃多地，不就是二萬多吊嗎？連上鋪子，足有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就算財主，三萬貫豈不是大財主嗎？』老殘道：『怎麼樣就窮得這般快呢？』翠花道：『那纔道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

這就是前年的事。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陷口子嗎？

張撫台爲這個事，焦灼萬

分；聽說有個南方來的才子，他上了一本什麼書，給撫台看，說這個河身患處，因是河身太窄，非放寬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堤。這話一出，那些候補人員，個

個說好，撫台就說：「這堤內百姓怎麼退呢？須給錢叫他搬開纔好。」誰知道這些

候補王八蛋，說：「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里寬，五百里長，總有幾十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百萬男女，守住堤埝，那還廢得掉嗎？」

張撫台點點頭，

嘆了一口氣，閒說還落了幾點淚呢。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城南岸，又打了一條隔堤。這兩樣東西，就是殺幾十萬人民的一把大刀；可憐我們百姓，並不知道呢。看看到了六月初時候，只聽大汛到了，一到大汛，那堤上隊伍，不斷的往兩頭跑走；那河水一天漲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河水就比埝堤高了；平地裏水有一兩丈了。到了十三四裏，只見埝堤上，報馬來來往往，一會一會到了。至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的掌號的人，把隊伍開到大堤上去了。那時就有急令到來，教俺們預備搬

家。誰知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砰砰礮礮一响，黃河裏水，如山巖

倒下一樣的倒下。那些村莊上人，大半都睡着，呼的一聲，水冲進去，驚醒過來，那水已沒屋簷了。天又黑，雨又大，風又猛，水又急，你老想這個時候，能逃不能逃呢？沒有怎麼法子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夜也深了，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來，湛明湛明的。那村莊裏情形，還看不清，只是靠埕堤近的，有那抱着門板，或抱桌椅，飄到近堤，救上了堤。又有那民埕上住的人，拿着竹桿撈人，撈起的也不少。這些人有了性命，喘過一回氣，想起一家人，都沒有了，單剩自己一個，沒一個不號啕痛哭，喊爺叫媽，呼子哭夫，一條哭聲，五百多里路長。你老看慘不慘呢？」翠環接口說：「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時候，聽說水下來了；大家都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是在院子裏睡着，雨下時，纔進屋子裏。剛睡到朦朧，外邊人聲鼎沸，連忙跑到街上看，城門也開了，人都向城外跑。城圈子外頭

，本有個小埕，每於倒口時用的，只埕有五六尺高，這些人都去守埕。那時雨方住，天還陰着。一霎時只見城外的人，拚命跑進來，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內，上了城牆。只聽一片喧嚷聲：「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門了。」我們也爬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塞城門的。縣官在城上喊叫，「人都進城了，趕緊關城！」城內本已預備土包；關上城門，用土包在門後疊住。俺有個齊二叔，也住在城外，也爬上城牆。這時候雲彩已回了山，月光很亮，俺媽看見齊二叔，問他，「今年怎麼利害呢？」齊二叔道：「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從不過三尺的；纔不到一頓飯工夫，水頭過去了；總不過二尺來；今年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時就二尺了；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埕守不住，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四尺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有見，敢是在莊子上嗎？可擔憂的很！」俺媽就哭說，「可不是呢。」當時城上一片嘈嚷之聲，說，「小埕漫咧！小埕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呢。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哭呢。

只聽人說：「城門縫裏水進了，無數人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鋪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咱街上估衣店的衣服布疋，都拿去塞城。漸漸聽說：「水不進了。」又聽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我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滿了。看看搬空了；又有紙店的紙，棉花店的棉花，又是搬個乾淨。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有法，只好坐住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說：「水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到屋簷，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有聽說這般大的水！」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不像樣子了。聽伙計說：「店裏整袋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囤子裏散糧，被人搶了精光；只有潑洒在地下的，掃了起來，還有兩三担。店裏原有二個老媽子，他們家住在鄉下，聽說這們大的水，想必老老少少，也都沒有命了，直哭得要死不要活。一直鬧到太陽歪西，伙計們把俺媽灌醒了；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眼一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着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呀。」待得走到屋裏，

誰知他老人家不是睡着，是嚇死了！摸了一摸，鼻子裏已經沒氣。俺媽看見，呀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了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王老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一會，忽然喊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呢，」連忙嘴對嘴的映氣，又叫「快拿薑湯來！」到了午後時候，奶奶也過來了，這算一家平安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一個說，「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尺深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怕守不住呢。倘若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了。」又有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東，料想是不要緊的。」……老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這個主意來的？拿的是怎麼書？你老哥知道麼？」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出的主意，那史觀察創議，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可見戰國時，兩堤相拒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堤相距不過三四里，兩大堤相距尙不足二十里，比之古時，未能及半，若不廢民埝，河患斷無已時。」那天司道都在院

上，他將這一番話，說與大家聽。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堤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腴膏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頃生產嗎？」他又指治河策給宮保看，說，

「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此，破壞城廓田廬家墓，以數百萬，人民怨恨。賈

讓說：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拆砥柱，破碣石。壟斷天地之性，尙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宮保以爲夾隄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民生命嗎？此一勞永

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奠

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尙不當與水爭地，我朝國家，

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又指，「儲同人批評云：三策

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

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

此大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的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嗎？」宮保皺着眉頭道：

「固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幾十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司道說：「如

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籌一款，把百姓遷徙出去了？」宮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尙屬較妥。」後來聽說撥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不遷，我却不知這個情節了。」人瑞對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說：水來，就淹死罷。」翠花道：「那一年我在齊東縣，住在北門三姨家，北門離民埝頂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有兩個小埝都不矮，聽說有一丈三高，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到城牆上，看見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棹椅床凳，也有門窗；那死人更不必說了，漂的滿河都是，不遠的一個一個漂過，沒有人顧及去撈。有錢的打算自己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老殘道：「船呢，到那裏去了？」翠花道：「都是官裏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吃？要這些船幹啥？」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冲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小半呢，都是急伶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去摸吃的呢？有餓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臺派的委員，駕着船

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個，小孩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的？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台給他送饅頭，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那就餓死了。其實撫台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史觀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爲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壞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爹找着了沒有？還是就被水冲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十分去了嗎？要是回家，總不能了！」大家歎息了一回，老殘又問翠花道，「你纔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這話是個怎麼緣故？」翠花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裏多化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二禿子家。這二禿子，出名的利害

一天沒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你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夠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却只揩淚。

黃人瑞道：「殘哥，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我看着這一個老實孩子，送他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我願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一個名，我却不能担；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家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

翠環聽到這裏，慌忙跳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個頭，說道：「二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化銀子，把我救出火炕，不管做甚麼丫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的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爲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的。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謝犒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

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着俺個小兄弟討飯吃，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賸了一個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吃吃。只是他自願還不足的人，那裏能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遇着好客，給我一吊，八百錢的呢；我就一兩個月，攢個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恩爺，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菴裏，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也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啕痛哭起來。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老殘道：「這也沒有什麼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弟兩個，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想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琴骨琴，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

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苞，苞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下，說，「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擦額上血輕輕搽了，讓他在炕上躺下；這就來同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一事，以安置他小兄弟爲一事。替他贖身一事，又分兩層：第一步，替他贖身；第二步，替他擇配。」

又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二吊七百分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全出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不如是，領家是不肯放的。」

人瑞道：「這個辦法很好，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你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頗不敷用，要請你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

這你。」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

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

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我沒飯吃；你放心罷。」人瑞道：「就是這們

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的領家去。」翠花道：「早起您別去喊：明天早起，我

們姊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被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

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也起不早來；不

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這一件事

，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昇了的人，卻是不怕他，俺還在火炕上過活兩年呢。」

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倘若你媽

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着，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

老殘便對人瑞道：「那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

放心不下；你究竟是真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話說老殘與人瑞，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商議定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適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其中關係着無限的人命，又有天矯離奇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着實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這一個毛了頭的事，商議了半天；正經勾當，我烟還沒有吃好，讓我吃兩口烟，提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密密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要吃烟，趕緊的拿烟籤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吃着。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個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這莊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條大街，有幾十條小街；路南第三條小街上，有個賈老翁。這賈老翁，年紀不過望五十歲，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這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賈這兩家，都是靠莊田吃飯，每人家有四五十頃地。魏家沒有兒子，只有這個女兒，却承繼了一個遠房姪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個承繼兒子，不甚好學，所以魏老兒，很不喜歡他，却喜歡

這個女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個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接回家來，過個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悶。這賈家呢，第二個兒子，今年二十四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賈老兒既把個大兒子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寶貝，恐怕他勞神，書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生的如花如玉，加之人又能幹，家裏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起他個渾名，叫二呆子。這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爲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爲他才貌雙全，鄉莊戶下，那有那們俊俏男子來配他呢？只有隣村一個吳二浪子，人却生得個儻不羣，像貌也俊，言談也巧，家道也豐富，好騎馬射箭，同這魏家，本是個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女眷，都是不迴避的。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賈老兒思量這個親事，倒還做得，但是聽得人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了好幾個女人，又好賭，又時常跑到省城裏去玩耍，動不動一二個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家

人家，雖算鄉下的首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沒有應許。以後却是再要找個人才家道相平的，總找不着，所以把這親事，就平擱下了。今年八月十三，是賈老大的週年，家裏請和尙拜了三天懺，——是十二，十三，十四三天。經懺拜完，吳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誰想當天下午，陡聽人說：「賈老兒家，全家喪命！」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連忙跑來看時，却好鄉約里保，俱已到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媽來了，都哭的淚人似的。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只聽得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啕大哭。當時里正前後看過：計門房，死了看門的一人，長工二名；廳房堂屋，死了書僮一名，倒在地下；廳房裏間，賈老兒死在炕上；二進上房，死了賈老二夫妻二名，傍邊老媽子一名，炕上三歲小孩子一名；廚房裏，老媽子一名，丫頭一名；廂房裏，老媽子一名；前廳廂房裏，管賬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當時具稟，連夜報上縣來。縣裏次日一清早，帶同伴作下鄉，一一相驗，沒有一個受傷的人，骨節不硬，皮膚不發青紫，既非殺傷，又非服毒；這沒頭案子，就有些難辦。一面，賈家辦理棺殮

；一面，縣裏具文申報撫台。縣裏正在敘稿，突然買家遣個抱告，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迹。……」方說到這裏，翠環抬起頭來，喊道：「您瞧，窗戶怎樣這們紅呀？」一言未了，只聽得必剝剝的聲音，外邊人聲嘈雜，大聲喊叫說，「起火，起火！」幾個人連忙跑出去，掀上房門簾子一掀，只見那火，正在老殘住的廂房後面。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去開房門上的鎖。黃人瑞大聲喊道：「多來兩個人，幫鐵老爺搬東西！」老殘剛把鐵鎖開了，將門一推，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煙，望外一撲，那火舌已由窗戶裏冒出來了。老殘被那黑煙沖來，趕忙望後一退，却被一塊磚頭絆住，跌了一交。却好那些來搬東西的人，正自起來，就勢把老殘扶起，攙過東邊去。當下看了火勢，怕要連着上房；黃人瑞的家人，就帶着衆人進上房去，搶搬東西。黃人瑞站在院心裏，大叫道：「趕先把那箱子搬出，別的却還在後。」說時，黃升已將箱子搬出，那些人多手雜的，已將黃人瑞箱籠行李，盡行搬出，放在東牆脚下。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凳來，請他們坐。人瑞檢點物件，一樣不少，却還多了一件，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來，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

道縣官必來看火，倘若見了，有點難堪，所以叫人搬去；并對二翠道：『你們也往櫃房內避一避去，立刻縣官就要來的。』二翠聽說，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

且說，火起之時，四隣人等，及河工夫投，都尋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黃河兩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處，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個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漫漫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這些人急則智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這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有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裏投；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這邊來。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撓鉤長竿等件，前來救火。進得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撓鉤將火撥去，將房扯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息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步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台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不怎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

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鐵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那個案子，要依賴他纔好辦呢。」縣官道：「噯呀！鐵補翁在此地麼？快請過來相會！」

人瑞即招手大呼道：「老殘，請這邊來！」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橈上，因見縣官來，踱過人叢裏，借看火爲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一個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話頭。縣官有馬札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橈子上。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同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屈強。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意以爲何如？」子謹聽了，喜歡非常，說，「魏賈氏活該有救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沒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答應。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是天明；天明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攪

黃兄，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問：「燒些怎麼東西，未免大破財了！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自當稍盡綿薄。」老殘笑道：「布衾一方，竹筍一隻，布衫袴二件，破書數本，鐵串鈴一枝，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老殘也就笑了。

縣官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同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簽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喊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

縣官便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那裏人？怎樣起火的？」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為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二更多天，纔稍爲空閑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褲汗濕透了，剛睡下，冷得異樣，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些粟稽，就抽了幾根，燒着烤一烤。又想起窗戶台上，有上房客人吃贖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熱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着一霎兒的工夫，就覺得鼻子烟槍的難

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楷打的壁子，已燒着了。趕忙出來找水潑，那火自己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了。所招是實；求大老爺天恩！」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那時火已熄盡，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衆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裏烟火氣太重，燒盒萬壽香來薰薰！」人瑞笑對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去不回呢？」老殘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倘若我在屋裏，不致於被他燒得這們干淨。」人瑞道：「咦！不害臊？只怕讓你回去，連你還燒死在裏頭呢！你不好好謝我，反來埋怨我，真是不識好歹！」老殘道：「難道我是死人嗎？你不賠我，看我同你干休嗎？」說着，只見門簾揭起，黃升領了一個戴大帽子的進來，對着老殘打了一個千兒，說，「敝上說給鐵大老爺請安；送了一副鋪蓋來，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臢點，請大老爺不要嫌棄，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來，今夜先將就點兒罷；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請大老爺隨使用罷！」老殘立起來道：「累你們貴上費心；行李暫且留

在這裏，借用一兩天，等我自己賣了就繳還；衣裳我都已經穿在身上，並沒有燒掉，不勞費上費心，回去多多道謝！」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仍是黃人瑞道：「衣服，鐵老爺決不肯收的，你就說我說的，你帶回去罷！」家人又打了個簽兒去了。老殘道：「我的燒去，也還罷了；總是你瞎搗亂，平白的把翠環一捲行李，也燒在裏頭！你說冤不冤呢？」

黃人瑞道：「那纔更不要緊呢；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他媽要喜歡的受不得呢。」翠環道：「可不是呢，大約就是

是我這個倒痔的人，一捲鋪蓋，害了鐵老爺許多好東西，都毀掉了。」老殘道「物件

倒沒有值錢的；只可惜我兩部宋版書，是有錢沒處買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數，只

索聽他罷了！」人瑞道：「我看宋版書，倒也不希奇，只是可惜你搖的串鈴子也毀掉

，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飯碗了嗎？」老殘道：「可不是呢，這可應該你賠了罷，還有什

麼說的？」人瑞道：「罷，罷，罷！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對

着翠環作了個揖，又對老殘作了個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你

也不要做說嘴的郎中了。」老殘大叫道：「好，好，好，罵的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搯他的

嘴？」

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慈悲！」

翠花點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

，鐵老由此做官，這把火倒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殘道

；「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黃人瑞道：「閑話少講！我且問你，是

說話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說話，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訴你。」隨即大叫了一

聲，「來啊！」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纔說到賈家遣了

抱告，說被人查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賈老兒桌上，有吃殘了的半個月餅，一大半

人房裏，都有吃月餅的痕跡；這月餅，却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

個兒子，——名叫賈幹，同了賈探春告說，是他嫂子賈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謀害一

家十三口性命。齊河縣王子謹，就把這賈幹傳來，問他姦夫是誰，却又指不出來。

食殘的月餅，只有半個，已經擊碎了，餡子裏，却有點砒霜。王子謹却把賈魏氏傳來

，問這情形。賈魏氏供，「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我還在賈家，況當時即有人吃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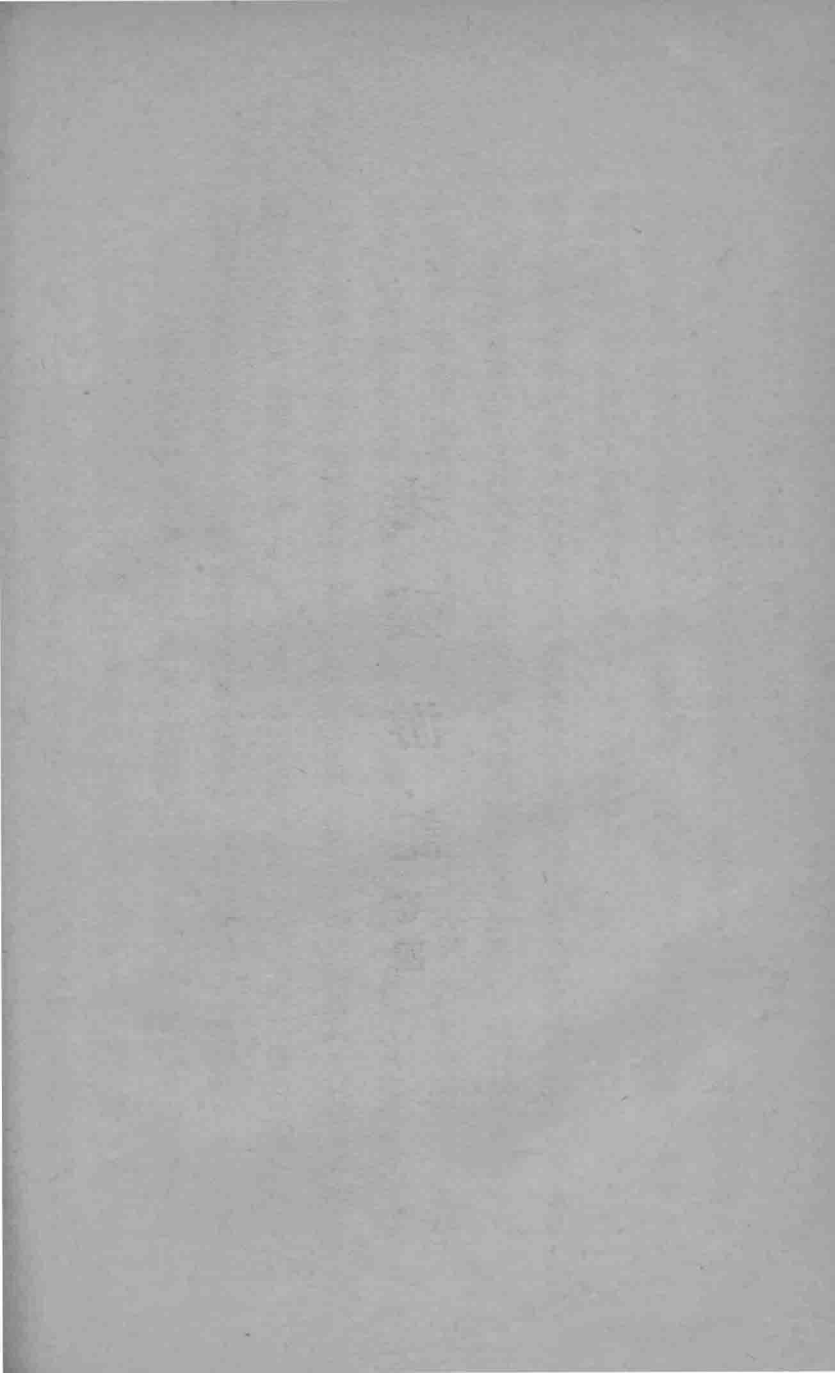
并未會死。」又把那魏老兒傳來。魏老兒供稱：「月餅是大街上四美齋做的，有毒

沒有，可以質證了。」及至把四美齋傳來，又供月餅雖是他家做的，而餡子却是魏家

送得來的。就是這一節，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暫且收管；雖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過監裏的一間空屋，聽他自己去布置罷了。子謹心裏想來，覺得忤忤作相驗，實非中毒，自己又親身細驗，實無中毒情形；——即使月餅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時吃的；也沒有毒輕毒重的分別嗎？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就詳了撫台；派員來會審。前數日奇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姓剛名弼是呂諫堂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拶子，兩個人都暈絕過去，却無口供。那知冤家路兒窄，魏老兒家裏管事的，却是愚忠老實人，看見主翁吃這冤枉官司，遂替他籌了些款，到城裏去打點，一投投到胡舉人家……」說到此處，只見黃升揭開籠子走進來說，『老爺叫呀？』人瑞道：『收拾鋪蓋！』黃升道：『鋪蓋怎樣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說，『外間冷，都睡到裏邊去罷！』就對老殘道：『裏間炕很大，我同你一邊睡一個；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胡舉人家怎麼樣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老
殘
游
記

卷四



老殘游記卷四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麼；人瑞道：「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還要抽兩口烟呢。」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口烟，讓他吃了好說。」翠環拿着籤子便燒，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一個夥計，跟着黃升進去了。原來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件，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却說夥計放鋪蓋完，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用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賠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爲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兒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還不明白嗎？」翠環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罷。」那夥計

纔低着頭出去了。人瑞對黃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些炭，坐一壺開水

在旁邊，把我墨盒紙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八行書，同信封子出來，取兩枝洋燭，都放在桌上；你就去睡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裏人瑞烟也吃完，老

殘問道：「投到胡舉人家怎樣呢？」人瑞道：「這個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爬

到地下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胡舉人道：「封侯不濟事，

要有錢纔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裏，也與他同過席，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便從懷裏，摸出個皮頁子，取出五百一張

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再花多少，我也能辦。」

胡舉人點點頭；吃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着炕沿道：「不好了！」人瑞道：「這混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見，見了略說幾句套話，胡舉人

就把帶的這一千銀子票，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那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還好，却是沒

有翻。」老殘道：「怎麼樣呢？」

人瑞道：「老剛却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看

，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同裕的票子，是做縣第

一家大錢莊，萬靠得住。」老剛道：「這們大案情，一千銀子那能行呢？」胡舉人

道：「魏家人說，只要早早了結無事，再花多些，他也情願。」老剛道：「十三條人

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兄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

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老剛又道：「老

兄不過是個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問他一問，也不必開票子來，只須老兄寫明

云，減半六五之數，前途願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歡喜的了不得，出

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攬專一回，諒多年賓東

，不致遭怪，況且不要現銀子，就高高興興的，寫了個五千五百兩票子，交與胡舉人，

又寫了五百兩的憑據，爲胡舉人的謝儀。這混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

兩憑據，一并送到縣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給個收條。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

王子謹會審的；這些情節，子謹一絲都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

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

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

剛弼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的。」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

供，「從小上過幾年學，認字不多。」老剛便將這筆據銀票，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道：「別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

這個憑據，是誰的筆跡，下面註着名號，你也不認得嗎？」叫差人：「你再給那個老

頭兒看。」魏老兒看過，供道：「這憑據，是犯人家裏管事的寫的，但不知他爲什麼

事寫的。」剛弼哈哈大笑說：「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也。昨兒有個

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們兩個窮凶極惡的人，前日頗能熬刑，不如趁勢討他個口氣

罷。我就對胡舉人說：你告訴他管事的去，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就是一千兩銀子

一條，也該一萬三千兩。胡舉人說，恐怕一時拿不出許多。我說：只要他心裏明白

，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如果一千銀子一條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

，也該六千五百兩，不能再少。胡舉人連連答應。我還怕胡舉人孟浪，再三叮囑，

叫他折半道理，告訴他們管事的，如果心服情願，叫他寫個憑據來，銀子遲早不要緊的。第二天，果然寫了這個憑據。告訴你：我與你無冤無仇，我爲什麼要陷害你們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個朝廷的官，又是撫台特特委我來幫着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我若得了你們這銀子，開脫了你們，不但辜負撫台的委任，那十三條冤魂，肯依我嗎？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爲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承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道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夾棍拶子望堂上

一擰，驚魂動魄價响。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說。」幾個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條腿，喊道：「請大老爺示。」剛弼道：「你們伎倆，我全

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

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尸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撈賈魏氏，只不許撈

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撈。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

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可憐一個賈魏氏，不到兩天，就真熬不過了；哭得一絲半

氣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

親委實不知情。」剛弼道：「你爲甚麼害他全家？」魏氏道：「我爲妯娌不和，有

心謀害。」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很夠了，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

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爲他最好吃

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致再受害了。」剛弼問：「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毒

藥呢？」供：「是砒霜。」「那裏來的砒霜呢？」供：「叫人藥店裏買的。」問：「那

家藥店裏買的呢？」 供：「自己不會上街，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 問：

「叫誰買的？」 供：「就是婆家被毒死的長工王二。」 問：「既是王二替你買，何以他

又肯吃這月餅，受毒死了呢？」 供：「我叫他買砒的時候，只說爲毒死鼠的，所以他

知道。」 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 供：「這砒是在婆家

買的，買得好多天了，正想趁個機會，放在小婦吃食碗裏，值幾日無隙可乘；恰好那日

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我家送節禮的；趁無人時候，就把

砒霜攪在餡子裏了。」 剛弼點點頭道：「是了，是了。」 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

，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爲刻薄，是有的罷？」 魏氏道

：「公公待我，如待親生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 剛弼道：「你公公橫豎死了

，你因何替他迴護呢？」 魏氏聽了，抬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

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個凌

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 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 剛弼道：「論

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

黃人瑞又道：「這是前兩天的事：現在他還要算計那個老頭子呢。昨日，我在縣衙

門裏吃飯，王子謹氣得要死，煞的不能開口，一開口，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

李太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不妥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

壽弄來，纔行。這瘟剛，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

白子壽的人品學問，爲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人。只是

一兩天內，就要上詳，宮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通到宮

保前面去：凡我們同寅，就要避點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裏歡喜出來，

請你想個甚麼法子。」老殘道：「我也沒有長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

出萬全的，只有就此情形，由我詳細寫封信稟宮保，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訊。至於這

一炮嚮不嚮，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輩眼目中，應盡心

力替他做一下子罷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張都備好了，

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老殘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

裏坐下。翠環把洋燭點好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鋪好了紙，拈筆便寫。那

知墨盒子，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個棗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

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擎在手裏，向着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刻工夫，墨盒裏冒白氣，下半邊已焯了。老殘蘸墨就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個多時辰，信已寫好，

加了個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去。對翠環道，「你請黃老爺進來。」

翠環把房門簾一揭，格格的笑個不止，低低喊道：「鐵老爺，你來瞧。」老殘望外一

看，原來，黃人瑞在南首，雙手抱着烟鎗，頭歪在枕上，口裏拖三四寸長一條口涎，腿

上却蓋了一條狼皮褥子。再看那邊翠花，睡在虎皮毯上，兩隻脚却縮在衣服裏頭，兩

隻手都攢在袖子裏，頭却在枕頭上，半個頭縮在衣服大襟裏，半個臉靠着袖子。兩

個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要不得，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

就去拍人瑞，說，「醒醒罷，這樣要受病呢。」人瑞驚覺，懵裏懵懂的睜開眼，說道

，「呵呵，信寫好了嗎？」老殘說，「寫好了。」人瑞掙扎坐着，只見口邊一條涎

水，由袖子上滾到烟盤裏，跌成幾段，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瑞的時候，

翠環却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服摸着兩隻脚，用力往外一拖，翠花驚醒，連喊：「誰，

誰，誰？」連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起來，都奔向火盆就暖。

那知火盆無人添炭，只剩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却還有熱氣。翠環道：「屋裏火盆旺

着呢，快向屋裏烘去罷。」四人遂回到裏面屋來。翠花看屋裏鋪蓋，三分俱已攤得

齊楚；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却是一床藍綢被，一床紅綢被，兩條大呢褥子，一個枕頭

，指撥老殘道：「您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

寫完，請你看看。」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信來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

實的，我想總該靈罷！」老殘說：「怎樣送去？」人瑞腰裏摸出表來一看，說「四

下鐘，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縣裏差個人去。」老殘道：「縣裏人却起身得遲，不如

天明後，同店家商議，雇個人去更妥；只是這時難得過去。」人瑞道：「河裏昨晚有

人跑走，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大家烘着火，隨便閑話，兩三點鐘工夫，極容易

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黃升，叫他與店家商議，雇個人到省城送信，

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停了一刻

，只見店家，同了一個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去，他送過幾回

信，頗在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瑞就把上撫台的稟，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這裏人瑞道：「我們這可該睡了。」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夠夠睡着。

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回去，將舖蓋捲了，一并肩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們姊妹倆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夥計答應着「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您別忘了啊。」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點頭。

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畢，已兩下多鐘。人瑞自進縣署去了，說「倘有回信，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懷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張宮保親筆字，比核桃大；一封是，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署安泰，即派人去代理，大約五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議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

賊黃二爺來。」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老殘想：「這信交誰送去呢？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就叫店家鎖了門，竟自投縣衙門來。進了大門，出出進進的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大堂陰氣森森，許多差役，兩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却看不見。只聽堂上嚷：「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無可挽回，你却極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並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你的。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樣苦法，他倒躲得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碗，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担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尙且顧不得他，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要動刑了。」又聽底下只聽下一絲半氣的，說了幾句，聽不出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嚷道：「他說甚麼？」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爺怎麼吩咐他，怎麼招，若叫他

捏造一個姦夫出來，實在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個淫婦，真正刁狡，撈起來！」堂下無限的人，大叫了一聲「噫」，只聽堂上跑幾個人去，把撈子往地下一摔，霍綽的一聲，驚心動魄。老殘聽到這裏，怒氣上沖，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讓我過去！」差人一閃，老殘飛到中間。只見一個差人，一手提着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個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撈子。老殘走上，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見公堂上坐着兩人：下首是王子謹，上首心知就是這剛弼了。先向剛弼打了一躬。子謹見是老殘，連忙立起，剛弼却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擾亂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否？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鐵炮一聲公堂解束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話說，老殘看賈魏氏正要上刑，慌忙搶上堂去喊了「住手」，剛弼却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知

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答應一聲「嘎」，却沒一個人敢走上來。老殘看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呢囁，却有意嘔着他頑，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且讓我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且問你：一個垂死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這手銬腳鐐，是怎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王子謹想不到撫台回信已來，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更下不去，連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廳房裏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剛弼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稱他補翁，恐怕有點來歷，不敢過於搶白。老殘知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來，對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廳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却從袖子裏，取出那個張宮保的復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紫花大印，不覺喜逐顏開，雙手接過，拆開一看，便高聲讀道：「示悉白守者札到便來，請即傳諭王剛二令，不得濫刑，魏謙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復訊。弟曜頓首。」一面，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台傳諭，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

，候白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喏」，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却早早的七手八腳，把他父女手銬腳鐐，項上的鍊子，一一鬆個干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喊道：「謝撫台大人的恩典，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的恩典！」那剛弼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到謝剛大老爺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後堂去了。子謹仍向老殘拱手道：「請廳房裏去坐，兄弟略爲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是大搖大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王子謹吩咐了書吏，「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今晚就要叫他們出去纔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

却說老殘回來，一路走着，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聞得王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見了一個酷吏，却被一封書，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堤埝了。上得堤埝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往來行走。心裏想來：「行李既經燒去，更無累綴；明日便可單身反省，好去置辦行李。」轉又念道：「袁希明

來信，叫要等白公來，以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游刃有餘，然倘有未能週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着，已到店門，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正在那裏刨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一大堆，都是些零綳碎布，也就不去看。他回到上房，獨自坐地，過了兩個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並說：「那瘟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子謹知道宮保耳軟，恐怕他回省，又出議子；極力留他，說，「宮保只有派白太尊復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怎樣去銷差？豈不是同宮保嘔氣嗎？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我說，「不好，倒不如好好送桌飯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吃白食，我擔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辭掉了，看你吃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本事辭，只管辭；我就陪你挨餓。」說着，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拿了一個全帖，後面跟着一個挑食盒的進來，直走到上房，揭起暖簾，進來對着人瑞望老殘說，「這位就是鐵老爺罷？」人瑞說「不錯。」

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個安，說，「敝上說，小縣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含點！」老殘道：「這店裏飯很便當的，不消貴上費心，請挑回去，另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人萬不敢挑回去，要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張箋紙，拔開筆帽，對着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灶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說「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甚豐盛的魚翅菜。老殘道：「便飯就當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回信；你回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吊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個千兒。這裏黃升掌上燈來，不消半個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擱了兩個鋪蓋捲兒進來，送到裏房去。人瑞道：「你們鋪蓋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是鋪蓋，對付着就夠用了。」黃升進來，問，「開飯不開飯？」人瑞就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先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吃兩杯；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拿起弦子來，唱兩個曲子侑酒。人瑞道：「不

必唱了，你們也吃兩杯酒罷。」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您老這們高興，想必撫台那邊送信的人，回來了嗎？」人瑞道：「豈但回信來了，魏家爺兒倆，這時候怕都回家去了呢。」便將以上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二翠，他姐兒兩個，也真歡喜的了不得，自不消說。却說翠環聽了這話，不住的迷迷價笑；忽然又將柳眉雙鎖，默默無言。你道什麼緣故？他因聽見老殘一封書去，撫台便這樣的信從，若替他辦那事，自不費吹灰之力，一定妥當的；所以就迷迷價笑。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夠用，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隨便說說就罷了呢，這個機會錯過，便終身無出頭之望；所以雙眉又鎖起來了。又想到，他媽今年年底，一定要轉賣他，那蒯二禿子凶惡異常，早遲是個死，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個良家女子，怎樣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倒不如死了的干淨，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毅的氣色來。又想到，自己死了，原無不可，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兄弟，有誰撫養，豈不也是餒死嗎？他若餓死，不但父母無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烟，從此便絕。這們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來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

滾將下來，趕緊用手絹子去擦。翠花看見道：「你這妮子，老爺們今天高興，你又發甚麼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殘對他點了點頭，說：「你不用胡思亂想，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鐵老爺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說的話，可是不算數的了。」翠環聽了大驚，愈覺得他自己慮的是不錯，正要向人瑞詰問，只見黃升同了一個人進來，朝人瑞打了一個千兒，遞過一個紅紙封套去。人瑞接過來，揀開了封套口，朝裏一窺，便揣到懷內去，說聲，「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價笑。只見黃升說：「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人瑞便走出去。約有半個時辰進來，看着三個人，俱默默相對，一言不發，人瑞愈覺高興。又見那縣裏的家人進來，向老殘打個千兒道：「敬上說，叫把昨兒送的鋪蓋取回去。」老殘一楞，心裏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甚麼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物件，不便是強留。」便說，「你取了去罷，」心裏却是納悶，看着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連碟子也撤下去罷。」及見黃升來，當真把碟子撤了下去。此時不但二翠摸不着頭腦，

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着翠環家夥計，把翠環的鋪蓋捲也搬走了。翠

環忙問，「啥事，啥事？怎麼不教我住這裏嗎？」夥計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

我取回鋪蓋捲回去。」翠環此時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不覺含淚跪到人瑞面

前，說，「我不好，你是老爺們呢，難道不能包含點嗎？你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

成了。」人瑞道：「我喜歡的很呢，我爲啥不喜歡？只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

慢慢的求鐵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是你老救我。」老殘道：「甚

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鋪蓋取回，一定是昨兒話走了風聲，俺媽知道：今兒不

讓我在這兒，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同官鬪嗎？就只有走是個

好法子。」老殘道：「這話也說得是。人瑞哥，你得想個法子挽留他纔好，一被他

媽接回去，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但你不

挽留他，誰能挽留他呢？」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

不懂？難道昨夜說的話，當真不算數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過了，只有不管

的一法。你想，拔一個姐兒從良，總也得有個辭頭。你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這

話怎樣說呢？把他弄出，又望那裏安身呢？若是在店裏，我們兩個人都不承認，外人一定說是我弄的，斷無疑義。我剛纔得了個好點差使，妒忌的人很多，能不告訴宮保嗎？以後我就不用在山東混了，還想甚麼保舉呢？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老殘一想：話也有理，只是因此見死不救，於心實也難忍；加着翠環不住的啼哭，實在爲難，便向人瑞道：「話雖如此，也得想個萬全法子纔好。」人瑞道：「就請你想；如想得出，我一定助力。」老殘想了一想，實無法子，便道：「雖無法，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又做不到的，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說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認了要他，纔好措辭。」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要緊。」人瑞道：「空口說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人說你要，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一封信給我，那我就有辦法了。」老殘道：「信是不好寫的。」人瑞道：「我說你做不到，是不是呢？」老殘正在躊躇，却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這也不要緊的事，你老就担認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怎麼寫？寫給誰呢？」人瑞道：「自是寫給王子謹，你就說，見一某妓人，本係良家，甚爲可憫，弟擬拔出風塵，納

爲籩室，請兄鼎力維持，身價若干，如數照繳云云。我拿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任憑你，送人也罷，擇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聲氣。不然，那有辦法？」

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呢。」翠環聽着，一聲魂飛天外，一面說，「就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翠花就到房裏取出筆硯來，將墨醮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不冤？爲你的事，要我親筆畫供呢！」

翠環道：「我替你老磕一千個頭，你老就爲一回難，勝造七級浮屠。」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

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當老殘寫信的時刻，黃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呢，快去罷。」

翠環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要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呢。」

翠花立起來，拉了翠環的手說，「環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罷，你大大的放心罷！」

翠環無法，只得說聲「告假」，走出去了。這裏人瑞却躺在烟炕上去燒烟，嘴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烟也吃足了。只見

黃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坐。」人瑞說「啊，」便站起來，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個那邊出來？」人瑞道：「這個那邊，是今天變出來的。」原來這店裏上房，一排本是兩個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三間，原有別人住着，今早動身過河去了，所以空下來。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上房前，上了台階，早有人打起暖簾。只見正中方桌上，掛着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燭，地下舖了一條紅氈。走進堂前，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繫着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張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都擺滿了一桌菜碟，比方纔吃的還要好看些。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挂了一條大紅呢的門簾。老殘詫異道：「這是甚麼原故？」只聽人瑞高聲嚷道：「你們攔新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爺！」只見門簾揭起，一個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攙着一個美人出來，滿頭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紅青外褂，葵綠襖子，繫一條粉紅裙子，却低着頭，走到紅氈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是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親筆字據都寫了，還狡獪甚麼？」不由分說，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

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也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却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半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翠花隨即出來磕頭道喜，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原來房內新鋪蓋，已陳設停妥，是紅綠湖縐被各一床，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個，炕前挂了一個紅紫魯山綢的幔子，桌上鋪了紅桌毡，也是一對紅蠟燭，牆上却挂了一幅大紅對聯，上寫着：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老殘却認得是黃人瑞筆迹，墨漬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

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題便好文章，你敢說不切

當嗎？」人瑞却從懷裏，把剛才縣裏送來的紅封套，遞給老殘，說：「你瞧，這是貴

如夫人原來的賣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辦事周到不

周到？」老殘道：「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

人瑞道：「我不對你說，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因緣嗎？我爲翠環計：救人須救徹，非

如此，總不十分妥當。爲你計；也不吃虧。天下事就該這們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用費話罷，我們肚子餓的了不得，要吃飯了。』人瑞拉着老殘，翠花拉着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自去了桌裙，四方兩對面坐的。他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人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無庸贅述。

却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心裏有點不痛快，想要報復；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凍着，却拿虎皮褥子，替人瑞蓋腿；爲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是個有良心的，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且等將來再作道理。次日，人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畸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大老爺大德成全，慢慢供您的長生祿位牌。』人瑞道：『豈敢，豈敢。』說着，便向老殘道：『昨日三百兩銀子，是子謹墊出的，今日我進署替你還帳去，這衣服衾枕，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客氣了；想來送錢，你也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從那裏說起，叫人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託你先替我道謝，再圖補報罷。』說着，人瑞自去縣署。老殘因翠環的名字太俗，且也不

便再叫了，遂替他顛倒一下，換做環翠，却算了一個別號，便雅得多了。午後命人把他兄弟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藍襪，給了他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

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那天人瑞已進縣署裏去，老殘正在客店裏，致翠環認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縣裏王大老爺來了。」霎時，子謹轎子，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出堂屋門口。子謹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大老爺立刻就到，兄弟是來接差的，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并閑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承情，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因剛君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子謹又送了幾件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謹慌忙上轎去接。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尊，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謹遞上手版，趕到面前，請了個安，道聲「大人辛苦！」白公回了個安，說道：「何必還要接出來，兄弟自然到貴衙門來請安呢。」子謹連稱「不敢。」河邊搭着茶棚，挂着彩綢，當到棚內小坐。白公問道：「鐵公走了沒有？」子謹回道：「尙未，因等大人到來，恐有話說；卑職適在鐵公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好，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剛弼君疑心。」吃了一口茶，縣裏預備轎子鑼傘執事，白公坐了轎子，直到縣署而去。少不得升炮奏樂等事。進得宅門，讓在西花廳坐。剛弼早穿好衣帽，等白公進來，呈上手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賈一案如何辦法，詳細問了一遍。剛弼一一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但那宮保的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此案形跡，據卑職看來，已成鐵案，決無疑義。但此魏老，頗有錢文，送卑職一千兩銀子，卑職不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處擾亂黑白。聽說有個買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當時就買了個妓女，還在城外住着。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等着謝儀。此人也可提來一鞫。訊出此人贓證，又多

添一層憑據了。」白公說：「老兄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兄的斷法，亦未可知。此刻不敢擅存意見。如老兄聰明正直，凡事胸有成竹，自然投無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心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寡過，已經算萬幸了。」說罷，又說些省中的情形。吃過晚飯，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翻開兩遍，傳出一張健子去，明日傳人。

第二天，已牌時份，門上報稱「人已提齊了，請大人示下：是今天午後坐堂，還是明日早晨？」白公道：「人證已齊，就是此刻坐了大堂，堂上設三個座位就是了。」

剛王二人連忙上去回道：「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審，恐有不便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甚麼話？兄弟魯鈍，精神不到，正望二君提挈！」二人也不敢過謙。

停刻，堂事齊備，簽稿門上來請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挨齒而坐。白公舉起硃筆，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帶上堂，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嗎？」底下答，

「是。」白公問：「你今年十幾歲了？」答稱，「十七歲。」問，「是死的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的？」答稱，「本是堂姪過繼的。」問，「幾時承繼？」答稱，「因亡

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服，由族中公議入繼的。」白公問：「縣宰相驗時候，你過來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含殮沒有？」答稱，「親視含殮的。」問，「你故父入殮時，臉上什麼顏色呢？」答稱，「白晳晳的，同常死的人一樣。」問，「有青紅斑沒有？」答，「沒有。」問，「骨節彊硬不彊硬？」答，「不彊硬。」又問，「既不彊硬，胸口有無熱氣呢？」答，「有人摸過，說沒有熱氣。」問，「月餅內有砒霜，幾時知道的？」答，「是入殮第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姐姐看出來的。」問，「你姐姐何以知道餅內有砒霜？」答，「本不知道餅內有砒霜，因疑心餅有毛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子，就托出問人，有人說砒霜，是藥店裏買的，找藥店人來細瞧，也說是砒霜；所以知道中了砒毒呢。」白公道：「你下去。」又用硃筆一點，傳四美齋來。差人帶上。

白公問道：「你是四美齋的人嗎？叫什麼名字？」答稱，「是，小人叫王輔廷。」問，「魏家定做月餅，餡共做多少斤數？」答，「做二十斤。餡子是魏家自備的。」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是兩種餡子？」答，「是一種餡子，都是冰糖，芝

麻，桃仁的。」問，「你店裏有幾種餡子呢？」答，「有好幾種。」問，「用芝麻桃仁的有沒有？」答，「有的。」問，「你店裏餡子，與他的餡子，那個好呢？」答，「是他家的好。」問，「好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聽做月餅的司務說，他家的味好，比我們的又香又甜。」又問，「你店裏先嘗過了嗎？有沒有中毒呢？」回道，「不見有毒。」白公說，「知道了，你下去。」又將硃筆點了魏誠。上來磕了幾個頭，說，「大人冤枉！」白公道：「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話，你說；我不問你話，不許說。」兩旁差役大聲「嘎」的一聲。看官！你道什麼緣故？凡官府坐堂，這些衙役大聲疾呼，名叫「喊堂」，把那犯人嚇昏了，就可以胡亂認供呢；不知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却是十八行省，都是一個傳授。今日魏誠是被告正犯，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嚇他。閑話休提；却說白公問魏誠道：「你家定了多少月餅？」答稱，「二十斤。」問，「送了賈家多少？」答「八斤。」問，「還送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問，「其餘來八斤呢？」答，「自己家裏吃了。」問，「吃過月餅的人，在這裏沒有？」答，「家裏人人都分着的，同來的人，沒有一個

不吃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個人跟魏誠來的，都傳上堂來！」一時帶上一個老年的，二個中年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是魏家的一個管事，二個長工。」白公問道：「你們都吃月餅嗎？」同聲答道：「都吃的。」問，「每人吃了幾個？」都說出來。」管家的說，「分了四個，吃了兩個，還剩兩個。」長工說，「每人分了兩個，當天都吃完了。」白公問管事的道：「還剩了兩個，幾時又吃的？」答稱，「沒有吃，就出了這件案子，說是月餅有毒，所以就沒敢吃，留着做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在底下呢。」白公說，「很好。」叫差人，「同他取來。」又說「魏誠同長工全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砒的半個月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提出來！」霎時差人帶着管事的，并那兩個月餅，都呈上堂來；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白公提四美齋王輔廷，一面將這兩個月餅，詳細對校了，送剛王二公看，說，「這兩起月餅，皮色確是一樣，二公以為何如？」二公連忙起身答應着「是。」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帶上堂，白公將月餅劈開一個交下，叫他驗看，問，「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輔庭仔細看

了看，回說，『一點不錯，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白公在堂上，把那半個破碎月餅，仔細看了，對剛王道：『聖慕兄，請仔細看看，這月餅餡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放在餡子裏的，自然同別物粘合一氣；你看這砒顯係後加入的，與別物絕不粘合。况四美齋供明，只有一種餡子，今日將此兩種餡子細看，除加砒外，確係表裏相合。既是一樣餡子，別人吃了不死，則魏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若有湯水之物，還可將毒藥後加入內；月餅之爲物，麵皮乾硬，斷無加入之理。二公以爲何如？』俱欠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餅中既無毒質，則魏家父女，卽爲無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結了案。』王子謹卽應了一聲『是。』白公卽吩咐帶上魏謙來。剛弼心中甚爲難過，却也說不出甚麼理來，只好隨着應允。白公道，『本府已審明，月餅中實無毒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賈幹本是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說傳他去，不但以前人教導說的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從那裏

教起了。賈幹上得堂來，白公道：「賈幹，你既是承繼亡父爲子，你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個人怎樣死的；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壞人挑唆，你從實招來！是誰教你誣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賈幹慌忙磕頭，嚇的只格格價抖；帶哭說道：「我不知道，都是我姊姊教我做的，餅裏的砒霜，也是我姊姊看出來，告訴我的，其餘概不知道。」白公說，「依你這們說起來，非傳你姊姊到堂，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賈幹只是磕頭。白公大笑道：「幸而遇見的是我，倘若是個精明強幹的委員，這月餅案子纔了，砒霜案子，又鬧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歡提人家婦女上堂，你回去告訴你姊姊，說，本府說的，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是誰加進去的，我暫不忙追着究呢，因爲你家十三條命，是個大大的疑案，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倒只好暫行緩究了。你意下如何？」賈幹連連磕頭道：「聽憑大人天斷。」白公道：「既如此，叫他具結，聽憑替他查案。」臨下去時，又喝道：「你再胡鬧，我就要追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賈幹連說，「不敢，不敢；」下堂去了。這裏白公對王子謹道：「貴縣

差人，有精細點的嗎？」

子謹答應，「有個許亮還好。」

白公說，「傳上來。」只

見下面走上一個差人，四十多歲，尙未留鬚，走到公堂前跪下道：「差人許亮叩頭。」

白公道：「差你到齊東村，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有怎麼別樣案情？限

一個月報命。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搖撞騙，可要置你於死的！」

許亮叩頭道，「不敢。」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交給許亮。白公又道：「所有以

前一切人證，毋庸取保，全行釋放。」隨手翻案，檢出魏謙筆據兩紙，說，「再傳魏

謙上來。」白公道：「魏謙，你管事送來的銀票，你要不要？」魏謙道：「職員沈

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銀子，聽憑大人發落。」白公道：「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這

一千銀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暫且存庫，仍爲查賈家的案，不得先用資斧

；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撫台，仍舊還你。」魏謙連說「情願，情願。」當將筆

據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說，「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

府公文支付。」回頭笑向剛弼道：「聖慕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

「不敢，」於是擊鼓退堂。

却說這起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要十天半個月，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已經結案。沿路口碑，嘖嘖稱道。却說，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檻，只聽當中放着一架大自鳴鐘，正鐺鐺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他似的。王子謹跟了進來，說，「請大人寬衣用飯罷。」白公道，「不忙。」看剛弼也跟隨進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說。」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然不會錯的，只是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化錢呢？卑職一生，就沒有人送過一個錢。」白公哈哈大笑道：「老哥沒有人送過一個錢，何以上台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全不是見錢眼開的喇！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不足爲怪。」又向子謹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拿我們兩個名片，請鐵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

郎中，姓鐵，名英，號補殘，是個肝胆男子，學問極其淵博，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慢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

剛弼道：「莫非是申東造的朋友老殘嗎？」白公道：「可不是嗎？」剛弼道：「傳說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

住，替他捐官，保舉他，他不要，半夜裏逃走了的，就是他嗎？」白公道：「豈敢，

閣下還要提他來訊一堂呢。」剛弼紅漲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鹵莽了！此人久聞

其名，只是沒有會過。」子謹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了

衣服，好開懷暢飲。」王剛二公，退回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恰好老殘也到

；先替子謹作個揖，然後替白公剛弼作了一個揖，讓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陪。老

殘道：「如此大案，半個時辰了結，子壽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前半截的容

易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題目，可要着落在補殘先生身上了。」老殘道：「這

話從何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廝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

則宮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白公道：「是

了，未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

事？不得已纔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們大的能力，你要

我去，也不難；請王大老爺先補我的快班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說着，飯

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也不在這裏麼？爲甚麼不

請過來？」子謹道：「已請去了。」話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

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補公首坐！」老殘說，「我斷不能占。」讓了一

回，仍是老殘坐了首位，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

亮去，是個面子，務請補翁辛苦一輪的話，再三叮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慫恿，老殘只

好答應。白公又道：「現有魏家的一千銀子，你先取去應用，如其不足，子謹兄代爲

籌畫；不必惜費，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省城裏四百

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呢，不如先墊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張討還

；如查不出，我是遠走高飛，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

來取，切不可顧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霎時飯罷，白公立即過

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話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下午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裏有

個差人許亮求見。』老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個千兒，上前回道，

『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縣裏一

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請示：還是送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聽用？』老殘道：『銀

子還用不着，存在莊上罷。但是這個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的，只不是尋

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要，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怕是印度草等

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個中西大藥房，我去調查一次。你却先到齊東

村去明查暗訪，有西洋人來往的人沒有，能查出這個毒藥的來歷，就有意思了。只是

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許亮道：『小的有個兄弟叫許明，現在帶來，叫他來伺候老

爺，有甚麼事，他人頭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

亮朝外招手，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打了一個千兒。許亮說，『這是小的兄

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揭簾一看，環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見了，各人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福。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待到上燈時候，人瑞也回來了，說：『我前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個累墜，安插一個地方，我脫開身子好做事。』人瑞道：『我公館裏房子甚寬綽，你不如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環翠的老媽子，不肯進省，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僱定了老媽子，再回來。』一一安排妥帖。環翠不得將他的兄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弟對哭了一番。車子等類，自有許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那知河上早有一輛車子等着，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個女人，拉住

環翠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早起動身，故不曾叫得翠花，所有開銷，叫黃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夜沒睡，黎明，即雇了掛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環翠均安慰了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省，不過四十里地，一下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箭道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不必贅述。

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購辦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藥房裏，找着一個掌櫃的，細細的考較了一番。原來這藥房裏，都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熟藥，却没有生藥。

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懂也不懂。知道斷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納悶，順路去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飯，談齊河縣的事。姚公說，「昨晚白子

壽到，已見了宮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並說託你去辦。宮保歡喜的了不得，卻不曉得你進省來。明天你見宮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

就問，「曹州的信，你怎樣對宮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宮保看，又難受了

好幾天，說，從今以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撒他回省來？」雲松笑

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有個纔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撫，誰不謹短？這宮保已經算好了，最難得呢。」老殘點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名叫克拉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化學。老殘得意已極，就把這案子前後情形告訴了克拉斯，並問他，「吃的是什麼藥？」克拉斯想了半夜，想不出來，又查了一會書，還是沒有同這個情形相對的。說，「再替他訪問別人罷，我的學問，盡於此矣。」老殘聽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無可爲，即收拾行裝，帶着許明，赴齊河縣去。因想：「到齊東村怎樣訪查呢？」趕忙仍舊製了一個串鈴，買了一個舊藥箱，配好了許多藥材；却教許明不須同往，都到村相遇，作爲不識樣子。許明去了。却在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講明包月，每天三兩銀子；又怕車夫洩漏機關，連這個車夫都瞞着。便道：「我要行醫，這縣城裏，已經沒甚生意了。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車夫說：「這東北上四五十里，有大村鎮，叫齊東村，熱鬧着呢。每月三八大集，幾十里的人，都去趕集；你老到那裏找點生意罷。」老殘說，「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自己半走半坐的，走到

了齊東村。原來，這村中，一條東西大街，甚爲熱鬧；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殘走了一個來回，見大街兩頭，都有客店，東邊有一家店，叫三合興，看去尙覺干淨，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房內是一個大炕，叫車夫睡一頭，他自己睡一頭。次日，睡到巳初，方纔起來，吃了早飯，搖個串鈴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亂走一趟。未刻時候，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有個很大的門樓子，心裏想着：「這總是大家。」就立住了脚，拿出串鈴儘搖。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問道，「你這先生，會治傷科呢？」老殘說，「懂得點子。」那老頭兒進去了出來，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就是二門，再進就是大廳。行到耳房裏，見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見了老殘立起來，說，「先生請坐。」老殘認得就是魏誠，却故意問道：「你老貴姓？」魏誠道：「姓魏。先生你貴姓？」老殘道：「姓金。」魏誠道：「我有個小女，四肢骨節疼痛，有甚麼藥可以治得？」老殘道：「不看症，怎樣發藥呢？」魏誠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知會。少停，裏面說「請」，魏誠就同了老殘，到廳房後面廂房裏。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有一個三十餘歲的婦人，形容

憔悴，倚着那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喊道：『不要動，好把脈！』魏老兒却讓老殘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櫈子上陪着。老殘把兩手脈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氏將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免肚裏嘆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您別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嘆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診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去了，說，『倘若見效，我住三合興店裏，可以來叫我。』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熟了，老魏就留前廳吃酒。老殘便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老魏道：『金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許配賈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他有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的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賈家全家藥死，却反到縣裏，告了我的女兒謀

害的。又遇見千刀副萬刀剝的姓剛的，一口咬定，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

憐我的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好天爺有眼，撫台派了個

親戚來私訪，就住在南關店裏；訪出我家冤枉，報了撫台，撫台立刻下了公文，當堂鬆

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台又派了個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人，一個時

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刷洗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吳二

浪子那個王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他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翻了，

他就逃走了。」老殘道：「你們受這大的屈，爲怎麼不告他呢？」魏老兒說：「官

司是好打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拿姦拿雙，拿不着雙，反咬一口，就受不得

了。天爺有眼，終有一天報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甚麼？你老聽人說

了沒有？」魏誠道：「誰知道呢？因爲我們家有個老媽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個

挑水的。那一天賈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賈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閑

話，賈家正煮粥吃，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往麵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

有些疑惑，後來賈家廚房裏讓他吃麵，他沒敢吃。不到二個時辰，就吵嚷起來了。

王二到底沒敢告訴一個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到官嗎？」老殘隨着嘆息了一番。當時出了魏家，找着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來。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訴他：「跟着做見證；一切吃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再給一百銀子與你。」王二初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着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真，便說道：「事完，您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先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個妥當舖子裏，寫個筆據給我；說吳某倒藥水，確係我親見的，情願作個干證。事畢，某字號存耐勞銀一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呢？」王二尙有點猶豫，許亮即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走，你先拿去如何？倘不願意，就扯倒罷休。」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收了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個十字，打個手模。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

印。許亮又告訴老殘，「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老殘說：「然則我們也進省罷；你先找個眼綫，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着「是，」並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

次日，老殘先到齊河縣，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賞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雲翁，請他轉稟官保，并飭歷城縣派兩個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住按察司街南胡同裏，與張家土娼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

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

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個，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他爹媽住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案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個證據，鎮不住他。」於是向許亮耳邊，

說了一番詳細的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許亮去後，姚雲松來函云：「宮保酷願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書

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宮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張宮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屋內。老殘長揖坐定，說：『前此有負宮保雅意，實因有點私事，不得不去，想宮保必能原諒。』宮保說：『前日捧讀大札，不料王賢殘酷如是，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但目下不敢出爾反爾，似非對君父之道。』老殘說：『救民，卽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宮保默然。談了半點鐘工夫，端茶告退。

却說許亮奉了老殘的擘畫，就到這土娼家，認識了大金子，同嫖共賭，幾日工夫，同吳二浪子攪得水乳交融。初起許亮輸了四五百銀子給吳二浪子，都是現銀，吳二浪子直拿許亮，當做老土。那知後來，漸漸的被他撈回去了，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付了一二百兩現銀，其餘是欠帳。一日，吳二浪子推牌九，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又輸給許亮二百多兩，帶來的錢，早已盡了，當場要錢，吳二浪子說，『再賭一場，一統算帳。』大家不答應，說，『你眼前輸的，還拿不出，若再輸了，更拿不出。』吳二浪子發急道：『我家裏有的是錢，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去取。』衆人只是搖頭，許亮出來說道：『吳二哥，我想這們辦法，你幾時能還，我

借給你。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你可別誤了我的事。」吳二浪子急於要賭，連忙說，「萬不會誤的。」許亮就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扣去自己贏的二百多兩，還餘二百多兩。吳二看仍不夠還帳，就央告許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過本來，立刻還你。」許亮問，「若翻不過本來呢？」吳二說，「明天也一准還你。」許亮說：「口說無憑，除非你立個明天期的期票。」吳二說，「行，行，行！」當時找了筆，寫了筆據，交給許亮。又點了五百兩銀子，還了三百多前帳，還賸四百多銀子；有錢胆就壯，說，「我上去推一莊。」見面連贏了兩條，甚為得意。那知風頭好，人家都縮了注子，心裏一恨，那牌就倒下霉來了。越推越輸，越輸越氣，不消半個更頭，四百多銀子，又輸得精光。坐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說，「我上去推一莊。」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乾看着別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條拿了個「一點」，賠個統莊；第二條拿了個「八點」，天門是「地之八」，上下兩家是「九點」，又賠了一個統莊，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到霉。吳二實在急得直跳，又奔告許亮，「好哥哥；好親哥；好親爹！你再借給我二百銀子罷！」許亮又借給

他二百銀子。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天上角」，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過牌來，莊家却是一個「整十。」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吃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拿了個「天扛」，「通吃」；吳二還贖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愀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也輸光了。許亮大怒，拿出吳二的筆據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了，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到敢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來錢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幾至用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不顧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贏了去，二位不還，我們衆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寫了保中。」許亮氣極，拿筆就寫一個保，并批明實係正用情借，並非閑帳。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霉骰子罷。」一擲是個「七出」，許亮揭過牌來，是個「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親的牌！」陶三看了一看

，也不出聲，拿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却慢慢的抽，嘴裏喊道：『地，地，地！……』一抽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爺的牌！』原來是副『地相宜』的『地扛』，把筆據抓去，嘴裏還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也有一點多鐘，只好散了。許吳二人回到小銀子家，敲門進去，說，『趕緊拿飯來吃，餓壞了。』大金子房裏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銀子房裏去坐。

大金子看着許大臉上，說，『大爺今天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粉錢罷！』許亮說

，『輸了一千多了。』小銀子說，『二爺今兒贏了沒有？』吳二說，『更不用題了。』

說着端上飯來，是一碗魚，一碗羊肉，二碗素菜，四個碟子，一個火鍋，兩壺酒。許

亮說，『今天怎麼這們冷？』大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

怕要下雪呢。』二人悶酒，一遞一杯價灌，不知不覺，都有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

人叫門，又聽那大金子的媽張大脚，出去開了門，跟着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

屋子囉，您請明兒來罷。』又聽那人嚷道：『放你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

，甚麼王八蛋的客，有胆子出來，跟三爺碰碰；沒胆子的，替我四個瓜子，一齊望外

爬。』聽着就是陶三胖子的聲音。許亮一聽，氣從上出，就要跳出去。這裏大金子小銀子姊妹兩個，拚命的抱住。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說大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吳二本坐近房門，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偷望外瞧。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酒氣，把上首大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擰，有五六尺高，大踏步進去了。大金子屋裏先來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臉，嚙留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脚跟了進去，陶三問：『兩個王八羔子呢？』張大脚說，『三爺請坐呀，就來了。』張大脚連忙跑過來說，『您二位別只聲，這陶三爺，是歷城縣裏的，在本縣紅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人惹得起他，您二位可別怪，叫他們姊妹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麼樣咱。』說着，大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吳二聽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據在他手裏，如何是好。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說：『大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小銀子呀，爺也賞

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謝三爺的賞！」又聽陶三道：「不用謝，這都是今兒

晚上，我幾個孫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爺手裏；許大孫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還，看爺要他的命不要。」這許大却向吳二道：「這個東西，實在可惡，然聽他武藝很高，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

我們這口悶氣，能咽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

樣好呢？」許大說，「我家裏雖有銀子，只是要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遠水救不得

近火。」又聽陶三嚷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伺候三爺，不許到別人屋裏去，動一

動，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大金子道：「不瞞三爺說，我們倆，今兒都有

客。」只聽陶三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瑛瑛價一聲嚮，說：「放你的狗屁，三爺的

人，誰敢住？問他有腦袋沒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

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個，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問問那兩個孫子，

敢來不敢來？」大金子連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輸的銀票，看着更覺

難堪。小銀子也過來，低低的說道：「大爺，二爺，您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姊兒倆，

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麼大，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你們二位都沒有銀子了，讓我們掙二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你們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大金子道：「大爺別氣，您多抱屈，您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熱被窩去，妹妹來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大金子出了房門，嘴裏還嘟嚕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個臊！」許大氣白了臉，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過吳二來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縣人，跑到這省裏，受他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不出來，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官兒見不着，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去，找兩把刀子進來，把他剝掉了，也不過是個死，你看好不好？」吳二正在沈吟，只聽對房陶三嚷道：「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案，逃得來的個逃凶，爺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個幫凶，誰不知道的？兩個人一路逃得來的凶犯。」許大站起來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道：「我倒有個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瞧，你多們酸呀，你

倘若有好法子，我們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個正凶，你還是個幫凶，難道我還跟你過不去嗎？」

吳二想了想，理路倒不錯，加之明天一千銀子，一定要出亂子，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便說道：「我的親哥！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吃了，臉

上不發青紫，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詫異道：「我不信，真有這們好的事

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買？你快買去。」吳二道

：「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窪子打生，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

，千萬可別連累了我。」許亮道：「這個容易。」隨即拿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

陶某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

吳某分給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這個

憑據，就與你無干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爲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

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

到炕裏邊，找出個小皮箱來，開了鎖，拿出個小磁瓶子來，口上用蠟封好了的。許亮

問，「你在泰山窪子怎樣得的？」吳二道：「七月裏，我從墊台這條西路，上的山；

回來，從東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個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

這是我當家的。前日在山，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采了一把回來泡碗水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了了。活該有救，這山內石洞裏，住了一個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裏經過，見我們哭，他來看看，說：「你老兒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說：「這不是毒藥，名叫『千日醉』，

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草藥來罷，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算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頭的，今日正好用着了。」許亮道，

「這水靈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毀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說，「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裏，就噙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你已試過

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同死的一般，若沒有青龍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個人，一

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是

陶三。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握住，就掙扎逃走，怎禁陶三氣力如牛，那裏掙扎得動？

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窩起嘴唇，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來二三個

大漢，將許吳二人都用繩子縛了，陶三押着，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

簽稿門上，傳出話來，『今日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飯

店裏，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拿出來打點了官人，倒也未會吃苦。明日早堂，

在花廳問案，是個發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

人昨夜在土娼張家住宿，因多帶了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

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稟到堂，求大老爺究

辦。』委員問，『許大吳二兩人，你爲甚麼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許亮，

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商同要害他性命；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

百中，已經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省干

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來，

原爲緩兵之計，告訴他有種藥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並不害命，實係許大本意，並有筆據在此。」從懷中取出呈堂。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便將昨晚的話，一字不改，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氣忿話，那也不就能算謀財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見開恩。」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各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吏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裏呢？」許大在懷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蠟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吃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並全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拆開兩處了。當晚許亮就拿了藥水，來見老殘。老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歎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內，交給許亮道：「凶器人證俱全，却不怕他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情形，似乎這十三個人並不是死，仍有後活的法子。那青龍子，我却知道，是

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當時拜辭了莊家老，依說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進前施了一禮，口稱，「道長，莫非是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樁案情，說了一遍。青龍子沉吟了一回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的講。」原來這洞裏，並無桌椅傢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吃了便醉一千日纔醒，多吃便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炙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泰山坳裏一個人醉死，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討得些來；幸而還有些子在此，大約也敷衍夠用了。」遂從石壁裏，取出一個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也有一個小瓶，瓶內不到一寸寬，遞給老殘。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暗。老殘聞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聞的？」老殘恭敬領

悟道：「恐有舛錯！又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透一點兒風，將此香炷起，也分人體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價熬，終久也是要活的。」老殘道過謝，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

住得一宿，清晨反省，仍不到巳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張宮保，並說明帶着家眷，親往齊東村去。宮保說：「寶眷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香治男人，須女人灸；治女人，須男人灸；所以非帶小妾去，不能應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閑，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着「是，」賞了黃家人幾兩銀子，帶着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往在南關外店裏。却到縣裏會着子謹，亦甚爲歡喜。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太尊的信，叫交還魏誠，魏誠抵死不肯收，聽其自行捐入善堂了。老殘說：「前日託許亮帶來的三百銀子還闕下，收到了嗎？」子謹道：「豈但收到，我已經發了財了。宮保聽說這事，專差送三百兩銀子，我已經

收了；過了兩日，黃人瑞又送了代閣下還的三百兩來；後來許亮來，閣下又送三百兩銀，共收了三分，豈不是發財嗎？宮保的一分，是萬不能退的，人瑞同閣下的，都當奉繳。」老殘沈吟了一回，說道：「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頗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頗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將此兩款，替人瑞揮個斧罷。」子謹拍掌叫好，說：「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齊東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說，「有了。」立刻叫差人們來，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辦。

次日，王子謹同老殘坐了兩乘轎子，來到齊東村，早有地保同首事備了公館。到公館用過了午飯，踏勘魏家的墳塋不遠，恰有個小廟。老殘選了廟裏兩間小小房子，命人連夜裱糊，不讓透風。次日清晨，十三口棺柩，都起到廟裏，先打開一個長工的棺木來看看，果然尸首未壞，然後放心把十三個尸首全行取出，安放在這兩間房內，焚起「返魂香」來。不到兩個時辰，俱已有點聲息。老殘調度着，先用溫湯，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方遣人各自送回家去。王子謹二日前，已歸城去。老殘

各事辦畢，方欲回城，這時魏誠已知前日寫信給宮保的，就是老殘，於是魏賈二家都來

磕頭，苦苦挽留，兩家各送了三千銀子。老殘絲毫不受，兩家沒法，只好請聽戲罷。派人到省城裏，招呼個大戲班子來，並招呼北住樓的廚子來，預備留老殘過年。那知次日半夜裏，一溜回齊河縣了。到城不過天色微明，不便往縣署裏去，先到自己住的店裏來看環翠。把堂門推開，見許明的老婆，睡在外間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放着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吃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却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裏家人，正搬行李上車，是遠處來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往閑看，只見一人出來，吩咐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德慧生兄從那裏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在此地？」便將以上二十卷事述了一遍，又問：「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何如？」慧生允諾。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知魏家一案，宮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還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便派人送翠花

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婦送翠花進省去。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環翠的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婦，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

却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喜；拆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因緣。